



春秋左氏傳評林

林註
六

4-12
2805
15-6



門口仁2
2805
15-6

左傳評林

明吳興凌稚隆
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與田元繼
志季父輯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二十六

梅谿 林堯叟唐翁

魯成公一

公名黑肱宣公子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周 定王十七年魯成公五年定王崩子簡王立

鄭 襄公十五年魯成公四年襄公卒悼公費立成六年悼公卒弟成公踰立

齊 頃公九年魯成公九年頃公卒子靈公環立

宋 文公二十一年魯成二年文公卒子共公固立成十五年共公卒子平公成立

晉 景公繼霸十年時卻克為政魯成公四年欒書為政成十年景公有疾晉人立太子州蒲以為君伐厲是為厲公是年景公卒成十八年厲公弒悼公周立是年韓厥為政

衛 穆公十年魯成公二年穆公卒子定公

蔡 景公

曹 宣公五年魯成公十三年

滕 文公十年魯成公十六年

陳 成公

杞 桓公四十七年

薛 詳見傳

莒 魯成公十四年見莒子朱卒一名渠丘公黎比公密州立又名買朱鉏

邾 定公二十四年魯成公十七年定公卒宣公立

許 靈公二年魯成公十五年許遷于葉

小邾 詳見傳

楚 共王元年魯成公二年載令尹子重救齊成十六年司馬子反將中軍子重將左戰于鄢陵敗績

射 共王中司

秦 桓公十五年魯成公十四年桓公卒子景公立

吳 魯成公七年吳伐郟始見經即吳子壽夢也壽夢一名乘

越 詳見傳

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

君宣公 無冰 二月而無冰書冬溫 三月作丘

甲 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出

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 夏

胡寧成公以前旬 二人此旬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

成經元年

啖助二月今之十月二月而舉此無冰

則一時無冰可見矣若待終時乃書

則今之正月豈可更言無冰乎穀梁

之說非也 胡寧成公以前旬

賦車一乘每乘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凡二十五人為一甲是四丘共出三甲爾今作丘甲即一丘出一甲其於賦增三分之一也孫復臧孫許臧孫辰之子

高閔許曷為及晉侯盟齊怨成矣晉援不可緩也故汲汲焉求為此盟者諱敵不諱敵此義正矣但公穀皆以為晉敗王師則無是也
傳元年
陳傅良劉康公微

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赤棘晉地○秋王師敗績于茅戎茅戎戎別種也不言戰王者至尊天下莫之得校故以自敗為文不書敗地而書茅戎明為茅戎所敗書秋
○冬十月

傳元年○附錄 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瑕嘉即文七年晉侯使瑕嘉處瑕故單襄公如晉拜成單襄公周卿士如晉謝晉為平戎○單音

劉康公微戎劉康公即王季子微戎者因戎子還欲要其無備○微音濼 將遂伐之將遂以師伐戎叔服曰叔服周內史背盟而欺大國新與戎盟而伐

是欺大國○背音佩下同 此必敗此行必敗背盟背盟則得罪於神不祥不為神之所佑欺大國欺大國則不義不義不為人所人弗助神與人皆不相佑助將何以勝將何恃而不聽不從

遂伐茅戎劉康公遂以師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徐吾氏茅戎之別也○為齊難故前年魯乞師於楚欲以伐齊戎之別也為齊難故楚師不出故為齊患難之故去聲下同 作丘甲見經○聞齊將出楚師魯聞齊師以夏盟于赤棘與晉盟謀○秋王人來告敗王人來告敗

敗于茅戎釋經○附錄 冬臧宣叔令脩賦繕完宣叔臧也令魯國之人脩賦車馬治具守備具戰守之先曰

齊楚結好言齊楚和好○好去聲 我新與晉盟盟于赤棘晉楚

爭盟晉楚二國爭為盟主齊師必至齊既黨楚必來伐魯雖晉人伐齊雖

為魯 楚必救之楚必以結好之故而救齊是齊楚同我也是齊楚共伐我

知難而有備知患難之來而先有其備乃可以逞逞解也乃可以解於難為

我傳見言王師不之存劉子
王元美王之於戎也嘗平以取嘉拜成以單襄公何可復伐之乎固宜其敗也
增補合注王師敗於春至秋來告所以經書秋
高士奇天祿識餘繕完於義為複完乃字字之誤
陳明卿宣叔名為脩齊而實為洩行父之私怨故云可

魏禧文止四十一字而三國情勢燦然何等筆力此為

戰國諸策之祖然
國策遜其高簡

成經二年

李兼自齊懿公之
後齊兵不至魯者
二十年於是再見
劉敞戰而言及之
者主之者也猶曰
孫良夫為志平為
此戰也云爾

趙匡公羊云曹無
大夫書公子首憂
內也穀梁云以吾
四大夫在焉舉其
責也此尤鄙近春
秋豈黨內而專輕
重於外乎
吳徵齊師既敗于
克進師而後盟于
表婁不禮於齊也
夫以齊桓公之
以末成故書如師

二年齊師
伐我師

經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

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新築衛地衛書大夫帥師於是始衛師

敗績○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

嬰齊帥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

于鞌鞌齊地去齊五百里○書魯四卿是各自為帥也自文之季年而無使介至是而無將佐魯三

齊師敗績○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

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表婁表婁去齊五十里○楚屈完來盟于師齊桓公退師

而後盟于召陵修禮於楚也齊侯使國佐如師晉卻

克進師而後盟于表婁不禮於齊也夫以齊桓公之

為之甚矣鞌戰之忿也○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取汶陽田取汶陽田魯地也齊人以歸於我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

齊人曹人邾人鄆人盟于蜀蜀魯地○自屈完以來楚大夫皆無氏族而書

齊人曹人邾人鄆人盟于蜀蜀魯地○自屈完以來楚大夫皆無氏族而書

齊人曹人邾人鄆人盟于蜀蜀魯地○自屈完以來楚大夫皆無氏族而書

齊人曹人邾人鄆人盟于蜀蜀魯地○自屈完以來楚大夫皆無氏族而書

齊人曹人邾人鄆人盟于蜀蜀魯地○自屈完以來楚大夫皆無氏族而書

齊人曹人邾人鄆人盟于蜀蜀魯地○自屈完以來楚大夫皆無氏族而書

齊人曹人邾人鄆人盟于蜀蜀魯地○自屈完以來楚大夫皆無氏族而書

齊人曹人邾人鄆人盟于蜀蜀魯地○自屈完以來楚大夫皆無氏族而書

齊人曹人邾人鄆人盟于蜀蜀魯地○自屈完以來楚大夫皆無氏族而書

晉之義既不足以卒子共

服齊之心故國佐公固立

○庚寅衛侯速卒穆公卒子定公立

○取汶陽田取汶陽田魯地也齊人以歸於我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

齊人曹人邾人鄆人盟于蜀蜀魯地○自屈完以來楚大夫皆無氏族而書

齊人曹人邾人鄆人盟于蜀蜀魯地○自屈完以來楚大夫皆無氏族而書

齊人曹人邾人鄆人盟于蜀蜀魯地○自屈完以來楚大夫皆無氏族而書

齊人曹人邾人鄆人盟于蜀蜀魯地○自屈完以來楚大夫皆無氏族而書

齊人曹人邾人鄆人盟于蜀蜀魯地○自屈完以來楚大夫皆無氏族而書

齊人曹人邾人鄆人盟于蜀蜀魯地○自屈完以來楚大夫皆無氏族而書

之下此序諸國之上欲見楚之主盟也

增補合注盧蒲就

魁一孽人姓名按盧蒲複姓齊有

盧蒲突盧蒲癸等皆桓公後姜姓合注非是

補注取龍傳見外取邑雖取諸我不

書經書伐書取與但書取不同陳氏

龍人致寇自違其例

胡彥遠魯方怒齊齊不能脩詞謝過

而復恣陵城取邑之威可乎無惑宋

諸城上

而膊磔於城上○膊旁入

齊侯親鼓士

齊頃

故親鼓士

陵城三日

取龍

遂南侵及

巢丘

龍侵巢丘不書其義未聞

衛侯使孫良夫石

稷

稷

相向禽將侵齊

與齊師遇

石稷

俞子

相去聲向舒亮反

與齊師遇

相與於衛地

石子欲還

以師反

孫子曰

不可

人

本欲以遇其師而還

將謂君何

今既遇矣

若知不能

能敵齊則如無出

今既遇矣

今既遇矣

師敗矣

言衛師敗矣

子不

少須

師敗矣

言衛師敗矣

子不

少須

衆懼盡

衛衆恐盡

子喪師徒

子若喪敗

何以復命

於衛君

皆不對

孫子皆

子國卿也

言良夫乃

隕子辱矣

隕見禽獲也言良

子以衆退

使良夫自以

我此

乃止

且告車來甚衆

新築人救孫良夫

齊師乃

止

次于鞠居

齊師次舍于衛鞠居

新

築

築人仲叔于奚

救孫桓子

桓子是

桓子

以免

於齊師之難

既

衛人賞之以邑

辭

請曲縣

軒縣也周禮天子之樂

縣四面諸侯軒縣闕南方

繁纓以朝

繁纓馬飾也此皆諸侯之制

朝

朝

左傳評林卷二十六

五

五

五

幾而其師敗其身

奔退二紀龐玉聲

經世鈔經書中儘

有不可強逼者關

之爲當彭士望曰

讀古人書有三要

曰論世曰逆志曰

關疑

聞子將此與邲之

戰甦子云非夫也

意同喜功之臣往

二僨事如此

經世鈔初石成子

欲還及敗而身禦

齊師賢者舉動每

如此稷可謂不媿

其祖矣

孫鑽先但言車來

至此乃點出人名

是逆叙法然亦以先見車而後辨人與隕石于宋五同法
補注鄭氏曰樂縣謂鐘磬之屬縣於魯者軒縣去南面磬王也王肅云軒縣開一面故謂之曲縣

孫鑣精細筆意與戰韓篇畧同
穆文熙鞏之戰卻克有報齊之志而佐之以韓獻子范文子將帥和睦所

以致勝若邲之戰有先穀輩以撓亂其間欲不敗得乎陳傅良王卻獻子傳見內外乞師皆不書見傳二十六
年特書之杜氏不知此義今案外相乞師不告不入例
按品字箋云中猶堪也杜預解左傳云不中為之役使又字典云俚語以不可為不中下引此注
彭士望克鑿邲不利而敗故力求和以期必勝

音許之衛人仲尼聞之後孔子曰惜也言其禮不如

多與之邑色不如增多其唯器與名惟此車服之器不

可以假人不可輕以君之所司也此器與名乃人名

以出信名位不愆然後為民所信以守器動不失信

之所以守器以藏禮禮以行尊卑有禮各得其義以生利利者義之和也

乎民何以聚人曰財政之大節也此六者為政之大節目也若以

假人若以器名與人政也是以國家之政政凶無政

則國家從之則國家從弗可止也已弗可救孫桓

子還於新築孫桓夫自新不入不肯遂如晉乞師耻

故遂事如晉乞師以伐齊○臧宣叔亦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

皆主卻獻子宣十七年卻克至齊為婦人笑晉侯許

之七百乘五萬二千五百人卻子曰即卻此城濮之

賦也賦兵也城濮之戰晉車有先君之明有先君文

明與先大夫之肅與先大夫先軫故捷故城濮之戰

克於先大夫克獻子名言己無能為後不中為請八

百乘請增七千五百人為許之許之卻克將中軍

為元帥○士燮佐上軍燮即范文欒書將下軍代趙

將去聲○韓厥為司馬韓萬玄孫以救魯衛以救魯臧宣叔逆

晉師臧宣叔乞師先且道之且為晉李文子帥師會

歸故往迎晉師師向道

五傳平林卷之六

穆文熙斬人若當何恤於謗若其不當分之何益卻子之論詭矣

季文子帥及衛地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韓獻子將以軍卻獻子馳將救之卻克驅馳而往將救止之至則既斬之法斬入

經世鈔須看其罪何如若罪可殺則救為奸法不可殺則厥之斬為非知其非以為無及而使重之是人之枉死者一屈不可復申矣後世士大夫

齊侯使請戰齊頃公使人曰子以君師言卻克不腆敝賦不厚敝邑車馬之賦詰朝

同聲相和至有逢迎貴幸先事殺人以微其責則皆分謗之說啓之也然遇事勢亦間有可行者

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晉師至于靡笄山下齊侯使請戰齊頃公使人曰子以君師言卻克不腆敝賦不厚敝邑車馬之賦詰朝

按詰朝一字傳中凡四出皆謂明早

師見詰朝平且也言平且請以軍對曰晉人晉與魯

也或誤為今日高二奇能辨之既詳傳二十八

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言齊人朝夕釋恨寡君不

忍晉君不忍魯使群臣請於大國使群將帥為魯無

令興師與眾也無令晉之淹於君地淹久也久留能

進不能退言晉師能進君無所辱命自欲戰不須辱

齊侯曰大夫之許言卻克寡人之願也此我之所若

其不許若其不亦將見也我亦將偏齊高固入晉師

高固齊卿宣十七年晉來戰也齊高固入晉師

王百穀高固勇氣可想見然恐不宜輕敵如是

既投其人而乘其車而乘其車既獲其人因乘己車繫桑本焉

按注買賣也孔疏本亦同于此或作買買也不知孰是桓十年傳吾焉用此以買賣杜注買買也

余餘勇買賣也言己勇有餘癸酉師陳于鞌四國之

于鞌陳陣邴夏御齊侯御戎車逢丑父為右為

鞌鞌安下同邴夏御齊侯御戎車逢丑父為右為

侯車 晉解張御郤克 御戎車 鄭丘緩為右 為郤克車右

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 齊頃公言我且翦滅此輩而後朝食輕敵

不介馬而馳之 馬不被甲而馳晉師 郤克傷於矢 為流矢

流血及屨 流血至其足之屨 未絕鼓音 中軍將自執旗鼓故郤克雖被傷而未絕

曰余病矣 郤克言我病甚矣欲退師 張侯曰 即解張 自始合 自初戰

而矢貫余手及肘 解張凡中兩矢 余折以御 我折其矢以御兵車 左

輪朱殷 朱血色血色久則殷殷音近烟今人謂赤黑為殷色言血多汗至車輪皆朱殷 於辰 於辰二反 豈敢言病 豈敢言病御車不敢息也 吾子恐之 言郤克恐之 緩曰

自始合 自初戰 苟有險 苟至險地 余必下推車 我必下車助推

子豈識之 言郤克豈識我下推車 然子病矣 然子病矣

張侯曰師之耳目 言二軍之耳目 在吾旗鼓 在吾將

進退從之 三軍皆視我以為進退 此車一人殿之 殿鎮也此

可以集事 可以集事 若之何其以病 如何可

敗君之大事也 而敗晉君戰齊之大事 擐甲執兵 擐貫也貫

固即死也 固將以死敵也 病未及死 今雖病尚 吾子

勉之 勸郤克勉力 左并轡 郤克聞張侯之言乃左

援抱而鼓 抱鼓槌也右手援鼓槌而擊鼓 馬逸不能

止 戎馬奔逸 師從之 晉師從郤克之車 齊師敗績 大崩曰 逐

周華不注 華不注山名繞華不注之山 韓

厥夢子輿謂己 子輿韓厥父 曰且辟左右 言上避車

孫鑛瑣細無不備

左傳平林卷二十一

經世鈔晉師和銳如此以賞驕狂之齊安得不勝王錫爵齊之君臣恃勇輕敵不免於敗晉之將佐忍傷致死率能勝之所謂兩敵相當貴於悉也孫鑛適值此奇增然亦有意詳敘不然則只未絕鼓音四字已足附見殷烟音近義通烟色黑暗血色似之故亦黑為烟色

穆文熙張侯數語能令創者復起得兵家作氣之法經世鈔此戰全以勇銳勝別無兵法著數郤之戰楚亦如是張天如解張一言而濟公家之事成郤克之名孫鑛勉之下竟不重出郤克字文法甚古同上解張自己并繼代郤克鼓也林注遂令韓厥中御得免豈非命坎孫鑛瑣細無不備

而辭氣嚴整
按據孔氏說唯元
帥之車將在中御
車在左非元帥餘
軍之諸將御車在
中將在此此乃軍
之常法也

姜希轡此節欲敘
韓厥追齊君不知
丑父易位之事先
取射右斃于車中
一語繼下韓厥俛
定其右一語則不
急故易位居公之
處

○辟音避故中御而從齊侯居在中代御者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將在中韓厥以夢故

邴夏曰射其御者邴夏以御者居

君子也言其君子人也公曰齊侯謂之君子而

射之既謂之君子非禮也齊侯不知戎禮故曰非禮射其左乃射

越于車下車左隊射其右復射韓厥斃于車中

蔡母張喪車蔡母張晉大夫喪其兵車從韓厥

皆肘之以左右皆死不欲使立於後使立於後韓厥

俛定其右俛俯也右被射仆車中逢丑父與公易位

將及華泉將至華泉之地驂絪絪於

木而止齊侯之驂馬絪於樹木丑父寢於轡中

蛇出於其下有蛇出於轡車之下以肱擊之

傷而匿之為蛇傷其肱故不能推車而及

韓厥執繫馬前繫馬絆也韓厥執繫

再拜稽首再拜稽首以頭奉觴加璧以進

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言晉君使羣臣為魯

曰無令輿師言無令晉師之陷人君地

下臣不幸下臣韓厥屬當戎行正當戎車之行無所

逃隱無所逃遁且懼奔辟且懼至於奔敗而忝兩君

臣辱也懼辱晉臣辱為從敢告不敏敢告

君以及齊君君以及齊君

臣辱戎士臣辱為從敢告不敏敢告

臣辱戎士臣辱為從敢告不敏敢告

見易位不煩申說
已自曉然文筆之
妙疑於化工矣
孫鍾丑父蛇傷道
是壬申夜事

王荆石此韓厥迎
處臣僕謙敬之飾

孫鍾故為遜辭而
實無狀之甚意也

彭士望厥亦疎此
時豈容人下專耶

楊升菴紀信之誰
楚與本朝韓成之
誑漢皆祖此不能
如丑父之免耳

以已攝官承乏言欲攝齊之官承其空之與齊君俱
不敏謙敬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時丑父代為齊侯
僕謙敬鄭周父御佐車鄭周父為齊侯御副車死

為右為副車右死載齊侯以免載齊侯以免於難韓厥獻

丑父韓厥執丑父郤獻子將戮之郤克將以丑父
以獻于晉軍丑父為戮呼曰父

君當任患難者有一於此僅有我一人將為戮乎乃以為罪
而戮之乎而求免其君○難去聲

郤子曰人難以死免其君言丑父不以一死為難
我戮之不祥不為鬼赦之不如赦丑以勸事君

者以勸後之乃免之乃免丑齊侯免齊侯既載求丑

父求救三人三出重丑父代已故二人每出齊師以

帥退齊師大敗皆有退心故齊人于狄卒遂逐入于

者狄人從晉討齊狄卒皆抽戈楯楯楯音盾冒之以入

于衛師狄畏齊之強不敢害齊侯皆抽衛師免之衛

畏齊強不敢加害齊侯而逸之遂自徐關人齊侯遂自徐齊侯見保

孫鑣入師易退師
難恐為人所尾當
是衝入晉師求丑
父却不敢旋車退
乃斜奔入狄卒穿
衛師出蓋衛外更
無晉師也
經世鈔報前厲後
在此一舉然喪敗
之餘為此最難足
見齊侯之義而且
勇
同上出齊師者謂
挺身出齊師之前
則將士爭護齊侯
而不敢退
經世鈔按可若何
正恐夫不得免意

在言外婦人羞於
問夫故爾如楊氏
言竟不及夫而乃
憤餘人尚得為賢
耶

經世鈔輕勇人一
敗塗地不能自主
如此

而避齊侯以為有禮齊頃公以其先問既而問之而

問之辟司徒之妻也辟司徒主壘壁子之石筓與之

取道自齊丘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

甌玉磬與地齊使國佐賂晉師以紀甌玉磬與魯衛

之侵地不可若晉師則聽客之所為客謂晉也

人之所賓媚人致賂國佐致齊侯晉人不可晉人果

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同叔蕭君之字齊侯之外祖

蕭同叔之女為質於晉○質音致下同而使齊之封

內又使齊國盡東其畝壘畝皆東西行對曰國佐蕭同叔子

非他言蕭同叔之寡君之母也乃齊頃公若以匹敵

若以齊晉匹敵言之則亦晉君之母也則齊君之母亦晉君吾

子布大命於諸侯吾子宣布大命而曰必質其母以

為信乃曰必以齊君之母其若王命何先王以孝治

且是以不孝令也且是以不孝之詩曰雅既

孝子不匱孝子之心永錫爾類長以己之孝誠錫

若以不孝令於諸侯若以質母不孝其無乃非德類

也乎其無乃不以孝德先王疆理天下先王之疆

物土之宜播種之物而布其利而宣布其利故詩曰舉

我疆我理我之土地既定其南東其畝或南

雅信南山詩

之皆未得其平蓋

非之策事者皆是

者紛紜守禮者全

全市井氣故不可

訓

同上海高之對論

高吾翁若翁之言

祖此而而漢高語

孫鑣對語工絕鍊

其得在吾翁若翁或東其畝皆順今吾子疆理諸侯治諸侯之土地而

而失在分一杯羹其地勢之自然曰盡東其畝而已乃曰齊之境内釐唯吾子戎車是

利惟晉伐齊之兵車無顧土宜不顧齊人土地之宜其無乃非

先王之命也乎其無乃非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之命也乎及先王則不

義順先王為義則何以為盟主何以為諸侯之盟主其晉實有

闕其晉實有四王之王也禹湯文武四王之王樹德

而濟同欲焉自立明德而成五伯之霸也夏伯昆吾

勤而撫之雖不

吾子求合諸侯今吾子求合諸侯而為盟主以逞無疆之欲以求

而撫之以彼王命共無疆竟詩曰舉商頌布政優優言成湯敷布其百

祿是道故王之百祿皆道子實不優子實布政而棄

百祿而棄上天諸侯何害焉言不能為不然見許寡

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齊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其他

子以君師君之師辱於敝邑辱於齊國不腆敝賦不

敝邑車戰而曰犒為孫辭以犒從者戰而曰犒為孫辭畏君之震畏晉

師徒撓敗齊之師徒撓曲吾子惠徼齊國之福吾子惠徼齊國之福

不泯其社稷不泯絕齊國之社稷使繼舊

好使繼先君舊日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唯

先君先君之敝器與魯衛之子又不許子又不許請收

土地不敢愛惜以賂晉師

使恥者御恥者使

使恥者御恥者使

使恥者御恥者使

使恥者御恥者使

敗者御敗者使德
者御德者蕭同叔
子處臺上而笑之
聞於客客不悅而
去相與立晉聞而
語移日不解齊人
有知之者曰齊之
患必自此始矣
毛登借一兩字似
敗後語
陳傅良唯命是聽
傳言窳之戰晉師
無名以怒出師以
貪成之
王荆石魯衛急於
得地且其忿已快
故請之郤克

合餘燼燼火餘木也言收合齊國灰燼之餘○燼辛去背城借一復借一戰

○背佩敵邑之幸若齊幸而得勝亦云從也而況不幸魯衛謀而戰敗魯衛謀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謀亦云從也魯衛謀况其不幸魯衛謀

曰齊疾我矣言齊人疾惡於我矣其死亾者其戰敗而死亾者皆親

暱也皆齊君親戚暱愛之人子若不許許其和讎我必甚則與我為

仇之心必唯子則又何求唯子則更欲何求於齊子得其國寶

我亦得地我亦得齊之侵地而紆於難齊服晉則難去聲齊晉亦唯天所

授齊晉戰勝亦惟天意之所授豈必晉豈必晉國可以勝齊晉人許之晉從

國佐為和對曰對齊羣臣帥賦興賦興猶兵車言以

為魯衛請以為魯衛請命於齊苟有以藉口藉薦也苟有

藉去而復於寡君而歸復命於晉君君之惠也此齊君之敢

不唯命是聽敢不惟齊君之命是從禽鄭自師逆公禽鄭魯大夫歸逆公

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爰婁魯地為齊所

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汶陽之田本魯地為齊所

附公會晉師于上鄆上鄆地闕公會晉師賜三帥先

路三命之服三帥郤克士燮欒書已嘗受王先路之

物司馬司空輿師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司馬皆

亦大夫也魯公皆賜以一命之服○八月宋文公

卒始厚葬始變制用禮以葬用蜃炭蜃蛤也燒蛤為炭益車

陳傅良禽鄭自師
逆公傳言四卿要
公勞師故不書上
鄆之會杜云史闕
非
汪瑛谷齊桓末年
公孫敖帥師及諸
侯大夫救徐征伐
自大夫出矣而未

左傳平水卷二十一
二十三

嘗盟會也晉文未年翟泉盟以諸侯大夫上盟王子虎禮樂自大夫出矣而非征伐也今此魯以四卿帥師會霸國之上卿與衛曹之卿大夫敗齊侯于鞏又盟齊國佐于袁婁而禮樂征伐皆自大夫出矣厥後晉悼以復霸之賢首以諸侯大夫圍彭城城虎率盟陳袁僑征伐會盟悉附之大夫而蕭魚之後凡役皆以大夫矣翟泉大夫貶稱人此不勝貶則從同二也

馬復益車馬始用殉始用人從葬重器備重猶多也甲兵之備梓有四阿也此王葬禮棺有翰檜翰檜棺飾也○重平聲○翰如字○又音韞檜古外反又會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華元樂舉皆宋卿君子謂二人不能盡為臣之道臣凡為治君之煩去是以伏死而爭是以有伏節死今二子者舉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弟須二子不諫死又益其後謂厚葬用殉是棄君於惡也是棄其君何臣之為人為臣○九月衛穆公卒晉二子自後弔焉晉卻克土爰爰書自鞏哭於大門之外未復命不敢之後歸過衛因往弔焉哭於大門之外成禮故哭於門外衛人逆之逆於門外婦人哭於門內哭於堂賓

王陽明三子自役在門外故送亦如之送客禮亦移在門內故送亦如之如初至遂常以葬何錄楚之討陳夏氏也○夏十一年莊王欲納夏姬楚王慕夏姬之色故欲納之申公巫臣曰楚諸縣尹皆備稱公巫臣不納夏姬君召諸侯諸侯而伐陳以討罪也舒弒君之罪今納夏姬於嬪御貪其色也貪色為淫貪慕女色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明德則為淫亂慎罰謹慎其刑罰文王所以造周也務去之謂也務崇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非先王謹慎君其圖之勸莊王之大罰刑罰之意

孫鑿奇本自申公出敘得頓挫有節奏節二相映發攢簇熱鬧此則左公妙手

穆文熙巫臣賢者所言皆是然竟自取夏姬若能以正言教人而不能以正自處則罪猶可言若以正言止父而預為取之地則罪又重矣好色迷人果賢者所不能免也

而圖王乃止莊王乃從巫臣之言乃止子及欲取之楚子及又欲取夏姬巫

臣曰巫臣又諫子及是不祥人也言夏姬是妖怪不祥之人是天子蠻蠻

鄭靈公字夏姬之兄殺御叔御叔夏姬之夫亦早死弑靈侯陳靈侯

公淫于夏姬無後戮夏南夏南即夏姬子微舒出孔儀孔儀宣十一年楚戮殺之

儀行父淫于夏姬喪陳國陳以夏姬之亂宣十一年楚滅陳喪去聲何

不祥如是是何不祥如人生實難人之有生實難保其有不

獲死乎言死易得無為天下多美婦人天下美婦人如夏姬者甚

多何必是何必取此子及乃止子及亦從巫臣之言止不復取王以

予連尹襄老莊王乃以夏姬賜與楚之襄老死於邲

宣十二年戰于邲知不獲其尸知莊子載其尸以歸故楚不得其尸其

增補合注巫臣以正諫君止子及而竟自欲娶之使久

子黑要然焉襄老之子黑要上淫於夏姬上淫曰然巫臣使道焉巫臣

乃使人道曰歸使夏姬歸鄭吾聘女言吾將就鄭聘女又使

自鄭召之巫臣又使人詐自鄭來召夏姬曰尸可得也言其夫襄老之尸可得也

必來逆之今夏姬必親來迎尸姬以告王夏姬以其事王問諸

屈巫屈巫即巫臣莊王以夏姬之專問之對曰巫臣對王其信其事信然

知罄之父邲之戰楚人囚知罄故言知罄之父荀首也成公之嬖

也嬖成公之嬖幸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中行伯即荀林父

新佐中軍荀首佐中軍而善鄭皇成荀首與鄭皇成相善甚愛此子

愛知其必因鄭其必因鄭皇成荀首欲得其子而歸王子王子楚公

邲之戰荀首囚之罄與襄老之尸見上以求之以穀臣與襄老

陳卧子揣知罄之父及鄭人肝腸如

鄭國吾將就鄭聘汝以為妻

首囚之罄與襄老之尸見上以求之以穀臣與襄老

經世鈔聘而盡室以行國中無譏察者何耶
評苑巫臣出奔他國楚君必用兵討之是有三軍之可懼也又巫臣將私取夏姬則是衛詩

于鄭人懼於邲之後鄭人以邲之而欲求媚於晉而
因荀首以求其必許之其必許荀首為王遣夏姬歸欲
媚愛於晉易知幣于楚
莊王乃遣夏姬將謂送者夏姬私曰不得尸言
夏姬歸鄭謂送者謂送者夏姬私曰不得尸言
不得襄吾不歸巫臣聘諸鄭巫臣乃聘鄭
伯許之許成及共王即位在元年將為陽橋之後
楚伐魯至陽楚共王使且告師期
且告齊以出聘申叔跪申叔跪
從其父將適郟申叔跪申叔時之子從申叔遇之遇
臣於申叔跪申叔時之子從申叔曰異哉動之異夫子有三軍之懼言巫臣將淫夏姬是有桑中
而又有桑中之喜言巫臣將淫夏姬是有桑中
之懼中之喜桑中衛詩淫奔之

所謂期我乎桑中者又有此喜也一則以喜宜其盡室以逃奔也
孫應鑿共王於巫臣可謂責重以屬而待久輕以終者
呂東萊考之共王年才十有三耳其言可以為萬代納諫之法然雖知巫臣之無罪而坐視子皮之徒屠戮其族召敵生患又未嘗不深憾之矣

名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宜將竊夏姬以逃奔它國者也及鄭巫臣使
使介及幣介副也使副介而以夏姬行遂取夏姬以行將奔
齊巫臣將以齊師新敗齊師新敗于鞏曰吾不處不勝之國
於晉巫臣因之晉人使為邢大夫邢晉邑晉人使子
反請以重幣錮之子反請於共王欲以重幣賂晉王
曰止共王曰其自為謀也則過矣言巫臣之自為謀
過言巫臣之為楚莊王謀勿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納夏姬以合女色則為忠
忠人臣社稷之固也社稷所由所蓋多矣言
臣諫君之忠足以蓋且彼君能利國家且彼君能利國家且巫臣之忠
覆其淫奔之罪多矣謀若能利益

王荆石此與蠟滅晉之絕縷事相類

陳傅良勞錮焉傳因陽橋之役備載

巫臣事

王元美共主雖不

錮而坐視子重子

反盡滅其族則比

之錮尤慘安得不

益其怨而為國憂

也

經世鈔晉錮樂氏

而齊侯不服難

於食而陵保之且

公然伐晉矣於此

益知楚共之賢

同上無為猶言何

獨後

國家雖重幣雖以重幣晉將可乎許我乎若無益於

晉若無益於晉國晉將棄之晉將自棄何勞錮焉又何

人以重幣錮之或為七年楚錄晉師歸晉師勝范

文子後入范文子即士燮武子曰武子士會無為吾

望爾也乎言文子後入獨不對曰師有功范文子言

大國人喜以逆之晉國之人喜其先入若先必屬耳

目焉國入必屬耳目於我是代帥受名也是我代

有功故不敢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武子喜曰吾

以文子謙遜知其郤伯見郤克見於晉君公曰晉景公

其不益已禍郤伯見見音現下同勞之曰

子之力也夫言不戰勝齊對曰郤克君之訓也歸功

意各一不同各有言君之

情態

穆文熙晉之君臣

相勞各不居功想

見人心之睦其伐

齊致勝宜矣

魏禧審之役諸卿

皆讓見晉之復振

鐵之役諸臣皆誇

見晉終衰

孫鑣章法平穩內

唯勞上下軍二帥

變句小有致伯玉

賞為敘事神品尚

未得其解

丘維屏以前極力

摹寫齊敗晉勝至

後以齊處敗而實

媚人能執禮以自

奮晉處勝而諸大

和公即位及成公受盟于晉元年盟會晉伐齊即命

用命也將士各用上書何力之有焉樂書自言非已

帥克讓所宣公使求好于楚魯宣公末年求好于

莊王卒楚莊宣公薨魯宣不克作好魯與楚君皆

左傳平水卷二十六

二十七

夫能推功以交讓
二事收之寫局面
轉易處意境便自
暗換古人序事文
字之妙如此

孫鑿即郤獻子伐
齊變文

陳傅良傳見令尹
子重書又

吳徵楚用子重之
謀以救齊為各加
兵於魯衛魯納賂

請平又約諸國會
盟公先往會嬰齊
不沒嬰齊之氏各

者欲見其挾眾威
脅而以臣仇君也

衛人不行使于楚共王即位衛不聘楚○使去聲而亦受盟于晉

從於伐齊從於鞏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

後以救齊楚侵魯及陽橋故曰將起師楚師將起子重曰

君弱傳曰寡人生十年而喪先君共王即位至是三年蓋年十一二三矣故子重以為君弱羣臣

不如先大夫言楚之諸臣不如先大夫孫叔敖等師衆而後可兵多起

濟舉大雅濟濟多士言文王之朝賢士衆多文

王以寧文王得賢為輔夫文王猶用衆夫文王之聖猶以衆士為

況吾儕乎況我儕輩云文王甚遠可不恃眾以安乎且先君莊王屬之

莫如惠恤其民莫如加惠撫恤其民而善用之言君無明德以服遠

乃大戶戶民已責責責逮鰥施及老鰥救乏救其困之

罪赦其罪矣悉師楚師王卒盡行王官親衛之卒彭名御

戎王卒盡行故王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既無楚

強冠之使若成人冬楚師侵衛衛從晉遂侵我我會

師于蜀楚師軍于蜀使臧孫往臧孫即臧宣叔魯辭臧

曰楚遠而久言楚道遠而又久出固將退矣固將自退師無功而

受名言奉使無功而臣不敢臣不敢虛受此名蓋臧

楚侵及陽橋楚侵遂深孟孫請往賂之孟孫即

以求孟孫請往賂之執鍼執鍼女工也織紵織紵

請以賂請以賂以執斲斲梓匠也執鍼執鍼女工也織紵織紵

俞寧世推諉是畏

左傳平水卷二十一

織絨織縞布者○皆百人每事百人共二百人公衡為質以成

子公衡為質於楚○質音致以請盟以請受下楚人詐平楚人詐平

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

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

盟于蜀齊大夫不書其名卿不書經皆書人匱盟也匱乏

而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於是諸侯畏晉而故

曰匱盟見上蔡侯許男不書據經不書乘楚車也乘

王戎車為謂之失位謂之失諸君子曰位其不可不

慎也乎位天位也言諸侯不蔡許之君蔡許之君一失

其位為楚左右不得列於諸侯不得復在況其下乎

諸侯之上蓋以強況其下之卿大夫舉大雅不解于位不敢解怠

大相先也舊史從可不謹慎其位乎假樂詩不解于位於職位之

赴世之文聖人亦間○解解民之攸暨攸所也暨息也故能為民其是之

因而書之耳蔡許佳賈反謂矣言蔡許解怠于位所附楚師及宋楚師自盟

不書則左氏得之不書則左氏得之謂矣以不能國安而民息錄楚師及宋蜀而歸至

附見公衡為質于楚則數年不寔也然今逃歸是有辛魯之理

評死衡父一身之計得矣如國家何是棄魯國國將如之何將如國家誰居居辭也猶言誰

魯東萊嬰齊不務魯國之事後之人必有任是夫言後之人必有當其咎國棄矣

德而徒以力逞亦父忍棄之矣是行也後晉辟楚晉避楚不敢與畏

以其衆多之夫既日衆不可已矣而其衆也畏楚人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言衆之不

又曰商兆民離周十人同然則安所用大夫為政公于嬰猶以衆克猶以楚師之功況明君

左傳卷二十六

二十六

賈用衆哉仲尼曰
仁不可爲衆也君
子之論如此

而善用其衆乎

何況英明之君而得衆以善用之乎

大誓所謂商兆民

離大誓周書也億萬爲兆言商紂有兆民而離心

周十人同者

周武王有亂臣十人而同

衆也

商以衆離而於周以衆同而與故曰衆也

附錄

晉侯使鞏朔獻齊

捷于周

戰鞏敗齊故

王弗見

周定王弗見

使單襄公辭焉

使周卿士單襄公辭謝晉使

曰蠻夷戎狄

南蠻東夷西戎北狄

不式王命

不

天子淫酒毀常

淫于色酒于酒毀壞其典常

王命伐之

於是方伯

奉王命而征伐之

則有獻捷

王親受而勞之

天子親受

其捷而勸勞之

所以懲不敬

勸有功也

勸

諸侯之有功也

兄弟甥舅

侵敗王略

侵敗王略

略法王命伐之

告事而已

告成事於王室而已

獻其功

不以囚獲俘

所以敬親暱

所以敬重親戚暱愛

也

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

天子謂同姓諸侯曰叔父言叔

父能遂有功

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

大國三卿其二卿命於天子今晉不

使命卿鎮安撫

所使來撫余一人

天子自稱曰余一人言晉所使來鎮撫天

者而鞏伯實來

未有職司於王室

鞏伯即鞏朔爲上軍大夫實來

於王室

又奸先王之禮

余雖

欲於鞏伯

欲於鞏伯

其敢廢舊典

其何敢廢棄先王之舊典以忝

叔父

甥舅之國也

周世與齊爲婚故曰甥舅

而大師之後也

寧不亦

淫從其欲

淫從其欲

以怒叔父

以取怒於晉國

評苑言不獻捷者
一則以敬兄弟甥
舅之親暱一則以
祭方伯之過於淫
懲虜掠囚俘也
鍾伯敬獻齊捷既
非典禮而鞏伯又
非命卿王命肅
尚有淫亂之氣

李笠翁王既知獻捷之非矣又禮之如侯伯又私賂而今弗藉畏晉之強亦甚矣噫王既以自為弁髦而晉安得無弁髦之也乎徐應鑿委三更以下酌擬停妥

抑豈不可諫誨抑豈不可諫止而教誨士莊伯不能

對七莊伯即鞏王使委於三吏委屬也三吏三公也

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禮鞏

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鞏朔晉大夫故降於卿禮一等降於卿禮一等王

以鞏伯宴定王既詰鞏朔而私賄之以好賄使相告

之使相禮者告鞏曰非禮也言此宴賂皆非禮之止也勿籍籍書

勿書此以為禮典傳言周畏晉之強故慰籍鞏朔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二十六

左傳評林

明六興凌稚隆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奥田元繼志季父輯著

家鉉翁魯末衛曹去強盛之楚而從

衰弱之晉以伐有罪之國是春秋之

所嘉也四國盡歸序晉為首存晉伯

也高閔君子於是乎

知有天道也宣公

弒君篡立生不能

誅死方立廟遠遇

有天道張洽晉方怒鄭之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二十七

梅谿 林堯叟唐翁

魯成公二

三年癸酉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辛亥葬衛穆公無傳二月公至自伐鄭無傳甲子新

官災三日哭無傳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

乙亥葬宋文公無傳七月夏公如晉而葬緩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鄭始書大夫將公至自晉無傳秋

叔孫僑如帥師圍棘棘汶陽田之邑大雩無傳以晉卻克

衛孫良夫伐廕咎如赤狄之別種也廕音牆咎音皋冬十有一月

不服其為國憂未
有底止也乃怒許
之不事已而使大
夫動大衆以伐之
見其與兵之不度
德量力也
趙匡圖謀凡內自
團者皆叛邑
高閔庚晉之下卿
良夫衛之上卿而
魯人盟之先晉後
衛豈非畏晉之強
乎
家鉉翁鄭莊滅許
自知不義置之而
去今襄公以兵加
許歲至於再莊有
悔過之心而裔孫
濟思自是許卒為
鄭所併

傳三年
張天妃是時諸侯
方從楚已即從晉
晉方盟鄭已即伐
鄭而其反覆無常
至是則以伯主兵
力盡於鞏之戰而
區二樓諸侯於從
楚之餘遂不克自
振且固也
汪克寬鄭皇成如
楚獻捷則曰覆曰
敗皆指鄭而言非
諸侯之敗鄭也經
書伐而不書敗所
以尊諸侯也
高閔疲命於晉楚
而伐之君子以是
惡鄭也
孫鑛意精語鍊卓

左傳評林卷二十一

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
庚盟聘而遂盟○丁未及孫良夫盟○鄭伐許狄鄭也

鄭為之也由齊桓以來爭鄭於楚桓公卒鄭始朝楚
諸夏之變於夷鄭為亂階也至辰陵鄭師諸夏而事
楚矣敗晉于邲盟十四國之君大夫于蜀皆鄭為
之是故狄秦而後狄鄭微秦鄭中國無左社矣

傳三年春諸侯伐鄭經書次于伯牛伯牛鄭地討邲之敗

也邲後在宣遂東侵鄭晉潛軍鄭公子偃帥師禦之

偃穆公子使東鄙覆諸鄆鄆鄭地覆伏兵也公子偃

鄭以攻晉師覆浮敗諸丘輿丘輿鄭地敗皇成如

楚獻捷獻丘輿之○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前年晉

汶陽之田故○許恃楚而不事鄭許恃從楚而鄭子良伐

許子良即公○附錄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

之尸于楚邲之戰晉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

以求知罃邲之戰楚獲晉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

荀首知罃之父也佐晉中軍故晉人為求其子

故楚人許之故楚人許罃王

送知罃楚共王親曰子其怨我乎問知罃歸晉當以

乎對曰知罃答二國治戎晉楚二國治兵臣不才知罃自言

不勝其任不能勝晉君之以為俘馘俘囚也馘割左

所執執事不以釁鼓楚之執事不殺知罃使歸即戮

使歸就君之惠也此楚君之臣實不才臣實自無才

又誰敢怨又敢歸怨於誰王曰共王然則德我乎然

左傳評林卷二十一

二

神品
金聖嘆楚歸知罃
四問看其起伏轉
折直是四篇絕妙
文字讀之增添意
氣
孫執升應變藩身
固非才智不能辨
然妙處全在一種
樸誠故能竦動楚
王

孫鑣說無怨易說
無德難此說據理
正大而說得婉妙
君辭則更腴勝
同上臣怨君德分
帖得好

王元美後三駕之
功皆營成之王蓋
料其必為楚憂也
經世鈔兩死且不
朽只言歸而正法
死猶不死耳舊註
作感恩不朽非

陳廣野營言雖正
殊欠委婉終不若
文公避三舍之為
利
經世鈔以盡臣禮
四字妙
彭家屏知罃之言
強直而楚共禮而

知罃歸晉之後當以對曰知罃二國圖其社稷

楚之歸子為恩德乎對曰又答二國圖其社稷

圖謀其安而求紓其民而求紓緩其氏各懲其忿

社稷之事而紓其民而求紓緩其氏各懲其忿

疾其忿以相宥也而釋其憾兩釋纍囚以

成其好以成二國之和好二國有好和臣不

與及言二國本不為已其誰敢德言亦無所德也

王曰子歸共王又問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

受怨楚之名也言臣不當受怨君亦不任受德楚君亦

德臣無怨無德我既無怨不知所報既不思報怨又

不知王曰雖然如此必告不殺不殺諸侯謙稱言必

對曰以君之靈知罃言若以楚君之威靈纍臣得歸骨於晉

自稱繫纍之臣寡君之以為戮若晉君戮其死且不

朽則此身雖死而感楚之恩終不朽腐若從君惠而免之

以賜君之外臣首荀首又以外臣言以已而賜其

也首其請於寡君荀首又以外臣言以已而賜其

宗亦死且不朽則此身雖死亦感楚之恩終不朽腐若不獲命

而使嗣宗職而使知罃嗣宗之職位次及於事以次第而及

而帥偏師者不敢言全軍以脩封疆以修治晉

雖遇執事雖遇楚其弗敢違其不敢有

死當竭盡忠力致效無有二心不敢有攜以盡臣禮

死命以與楚戰所以報也德不過如此王曰晉未可與爭

以盡人臣之禮所以報也德不過如此王曰晉未可與爭

以盡人臣之禮所以報也德不過如此王曰晉未可與爭

歸之益以見楚共
之賢也明主可以
理奪難以情求不
信然歟
程端學晉不修德
以綏諸侯攘強楚
而斃二焉惟狄之
務樓與國以伐之
其為國可知矣

共王聞知罃之言剛直不撓
重為之禮而歸之敬重
故厚加禮貌
○秋叔孫僑如圍棘
臣之子取汶陽之
田在前棘不服
棘汶陽田之
邑不肯服魯
故圍之故以師
○晉郤
克衛孫良夫伐齊咎如
見經
討赤狄之餘焉
宣十五年
赤狄潞氏其餘民散
齊咎如潰
上日潰
上失民也
失

荀庚來聘
荀庚林
且尋盟
尋宣七年
公問諸臧宣叔
魯
來聘
良夫孫林
且尋盟
尋宣七年
公問諸臧宣叔
魯
來聘
父之孫林
且尋盟
尋宣七年
公問諸臧宣叔
魯

公問禮於
臧宣叔
曰中行伯之於晉也
中行伯即荀庚以荀
林父為晉中行因以
為氏故亦
謂中行伯
其位在二
位在第三
孫子之於衛也
即孫

夫位為上卿
位在第二
將誰先
疑晉衛二卿
對曰臧宣叔
次

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
次國之上卿當大國
之中卿降大國一等
中當其
下
次國之中卿當大國
之下卿亦降一等
下當其上大夫
次國之下卿
降一等
小國之上卿當大國
之下卿
中當其

上大夫
小國之中卿當
大夫各降一等
上下如是
其上卿下卿
古之制也
古制公
大夫各降一等
上下如是
其上卿下卿
古之制也
古制公

侯伯為次國
衛在晉
不得為次國
春秋時以強
弱為大小故
衛雖侯爵
晉為盟主
侯盟主
其將先之
計等則衛為
猶為小國

晉大國之下卿
名位正
丙午盟晉
及晉荀
庚盟
丁未盟衛
及衛孫禮也
得大小先
錄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

左傳平水卷二十七
△四

王元美衛之視晉
雖強弱迥異而班
爵本同執謂不得
為次國耶庚與良
夫其位則有辨矣
若之何使晉先衛
也尊盟主而弄周
制曾是為禮乎

左傳平水卷二十七
△四

陳傳良傳言鞏之功晉兆六卿之禍

為六軍借王也萬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黵趙旃皆為卿韓厥為新中軍趙括佐之鞏朔為新上軍韓穿為卿佐之荀黵為新下軍趙旃佐之晉舊自有三軍今增此故賞鞏之功也○齊侯朝于晉

孫鑪敘二將意態妙卻峻韓婉薛千仞克忿猶未釋故復宣前事以恥之

齊頃公如晉將授玉執玉為贄郤克趨進笑辱之憾故趨進曰此行也言齊侯今日來朝君為婦人之笑辱也以謝婦人為脩好而來○寡君未之敢任此禮○任音壬晉侯

王百穀鞏厥之意亦譏頃公若非為我所敗安肯來朝於此

享齊侯設享燕之禮齊侯視韓厥齊侯鞏之戰識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韓厥問齊侯以執繫馬前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戎朝異服言服改矣明識其人韓厥登堂舉爵乃登堂舉酒爵曰臣之不敢愛死言臣之致死力於行陣之間為兩君之在此堂也

經世鈔春秋時賈為欲齊晉和好兩君人多奇鄭則數見之會聚於此堂也

荀榮之在楚也荀榮即知

穆文熙鄭賈人欲荀榮於褚祭之中以出歸晉○賈音古褚失上聲

未歸鄭賈人有將實諸褚中以出褚祭也鄭之賈人荀榮於褚祭之中以出歸晉○賈音古褚失上聲既謀之既與前榮成謀未行

此獨不能學其適齊一著遂至滅族蓋緣初心之公私本異耳

而楚人歸之歸知歸賈人如晉及鄭賈荀榮善視之荀榮以禮如實出已如賈人真實藏賈人曰吾無其功賈人自言吾未嘗敢有其實乎敢受知榮厚禮吾小人我商賈不可以厚誣君子不可以誣君子受其實惠遂適齊賈人遂往適齊以避

李笠翁荀榮不忘德鄭賈不居功蓋兩得之

經四年甲戌春宋公使華元來聘聘魯○二月壬申

王葆宋入春秋未嘗興魯文十一年

鄭伯堅卒悼公費立○杞伯來朝○夏四月甲寅

公子遂雖往而宋不報也華元之來其為共公謀昏張本乎

高閔公連歲如晉者以管即楚故也

傳說彙纂經書城郭左氏無傳杜預以為備晉者因公之不禮於晉也戴溪謂魯得汶陽故城鄆以自固於情事亦近

傳四年

積晉失諸侯之故鍾伯敬齊初事齊已又與晉又將叛而之楚豈直反覆且入幽谷矣經世鈔先譏其不免此言其不可最是

同上凡結交附托俱須識得此意如金日磾莫必何力者古今幾人哉

臧孫許卒無傳○公如晉○葬鄭襄公無傳○秋公至自

晉○冬城鄆無傳公欲叛晉故城而為備○鄭伯伐許宋共公即位故通嗣君也

傳四年春宋華元來聘見經通嗣君也杞伯將出叔姬先脩禮朝魯言其故

○杞伯來朝見經歸叔姬故也杞伯將出叔姬先脩禮朝魯言其故

○夏公如晉行朝晉侯見公見我公不敬不盡禮季

文子曰季文子見晉侯必不免言晉景公必不能壽終後十年陷於廁而卒

詩曰敬之敬之敬之敬之羣臣進戒周成王言敬之哉敬之哉天惟顯

思思辭也言天道顯明命不易哉言受其命甚難不可不敬以奉之○易去聲夫晉

侯之命夫晉侯之受天命在諸侯矣在得諸侯而為伯矣可不敬乎敬

侯則得天命可不盡敬乎○秋公至自晉公自朝晉而歸欲求成于楚而

叛晉成公以朝晉不見禮故李文子曰不可言不可

晉雖無道景公雖不以敬禮待於我未可叛也然晉國亦未可皆叛國大臣

睦晉國大睦而邇於我而土地與魯相近諸侯聽焉諸侯猶聽其命未

可以貳未可以有史佚之志有之史佚周文王時大史其書志有之

曰非我族類言凡人之非我宗族儔類者其心必異則必不能與我同心楚

雖大楚雖大國非吾族也楚與魯異姓故言非吾族其肯字我乎字愛

必不肯字愛於我也公乃止成公乃止不叛○冬十一月鄭公

孫申帥師疆許田前年鄭伐許侵其田今往王其疆界許人敗諸展陵

展陵許地許人敗鄭鄭伯伐許鄭悼公怒乃親伐許取鉏任泠

敦之田取許鉏任泠敦之田○晉欒書將中軍代郤克

補注救許伐鄭傳
見救雖卿將不書

李莖翁以趙氏之
大功而乃遭莊姬
一亂宗祀幾不血
食然莊嚴之言程
嬰之義又天之所
以厚其報而延之
淫婦

成經五年
其豈疑是叔姬無
子杞相別有妾子
為大子叔姬心不
自安而願歸魯故
叔姬既卒而杞桓
復來逆其喪以歸
也
高閔荀首逆女而
衛如往饋之此之
謂非禮之禮故以
大夫會大夫書之
李廉鄭自鄭戰後
皆從楚至此始從
晉而晉人不能明
尊王之義以示之
汲二於嬰之以盟
誓此所以竟不能
服鄭雖再救而卒
無功也

將去 荀首佐之佐中 士燮佐上軍荀庚將上軍不以

救許伐鄭鄭伐 取汜祭汜祭鄭地○汜 楚子反救鄭汜祭鄭地○汜

鄭伯與許男訟焉鄭悼公與許靈公於 子反不能決也子反前爭訟理曲直

皇戌攝鄭伯之辭皇戌代鄭 子反不能決也子反不

曲曰君若辱在寡君子反告鄭許二君曰寡君與其

二三臣楚君與其 共聽兩君之所欲共聽二國之 成

其可知也成平也二國之 不然苟不 側不足以知二

國之成側子反名言側不足以下以決兩國之曲直○附

晉趙嬰通于趙莊姬趙嬰趙盾弟莊姬趙朔妻盾之

淫其 媾婦

經五年乙亥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出也傳 ○仲孫

蔑如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梁山

崩記異 ○秋大水無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定

王立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

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蟲牢

傳五年 ○附錄 春原屏放諸齊原屏原同屏括也趙嬰

○屏平聲 嬰曰趙嬰被放 我在言我在 故欒氏不

作故欒氏不敢作 我凶我若 吾昆其憂哉我二兄

有憂患哉言必 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言已雖不能不

為欒氏所害 舍我何害問留我何害○舍音捨 弗聽原屏

趙氏 護 舍我何害問留我何害○舍音捨 弗聽原屏

傳五年

按或云告人者貞伯私告趙嬰使人

也

陳廣野解夢甚得老吏用律之法

其言嬰夢天使謂已趙嬰乃夢上天使人謂已祭余言祭祀於我余福女我當降福於汝○女音汝使問諸士貞伯趙嬰使人以夢問於士貞伯貞伯曰

不識也貞伯不欲顯答既既答趙而告其人而貞伯自告其

人曰神之道言鬼神之道福仁而禍淫仁愛者降之福淫亂者降之禍淫而無

罰所行淫亂而禍淫此即天之所謂福也祭其得凶乎若祭天其得放遺之

福祭之趙嬰致祭於天之明日而凶祭之次日而得放遺為八年晉殺趙同趙括傳

○孟獻子如宋孟獻子即仲孫蔑報華元也報前年華元來聘○夏

晉荀首如齊逆女荀首晉次卿故宣伯饋諸穀宣伯即僑如野饋曰

饋運糧饋之敬大國也○餽音鄆○梁山崩晉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

伯宗辟重伯宗道遇重載之車使之

避已○辟音避下同曰辟傳曰避重人曰重載之待我行避若

待我不知捷之速也捷邪出也不知傳問其所見其

迴避言有理由因曰絳人也重人曰絳人也問絳事焉伯宗因問以

曰梁山崩重人答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將召伯宗而與之謀問將若

之何伯宗又問當何道以應之曰山有朽壤而崩重人言山以土壞朽腐故崩

可若何言不可如何也國主山川謂所主祭言國所主祭者山川也故山崩

川竭故遇山崩川竭之變君為之不舉國君為之去盛饌不舉樂○為去聲降服

損盛服乘車之無文飾者徹樂息八音出次出舍於郊祝

幣大祝陳玉帛以禮神史辭大史脩言辭以謝過責已以禮焉以禮謝其山川其如

此而已禳謝之道其亦如此而已雖伯宗伯宗若之何之何伯宗

伯宗若之何之何伯宗

似云山有崩道崩不當書今以晉侯問伯宗故獨書也是豈春秋意耶唐錫鬲丁邊不知晉侯為何事而召一邊不知乘傳而來者是伯宗便生出無限妙景王錫鬲但紀絳人語而不及伯宗一言亦敘事一格按坊刻杜法本伯宗避重下有重載之車四字誤矣宜移置曰辟傳之下諸本對校皆然

陳傳良告而從之
傳見晉無脩省之
實

請見之伯宗請見重人於不可重人不肯見遂以告而從

補注皇成子國皆
非卿不書

許故 年鄭伐 六月鄭悼公如楚訟鄭悼公如楚不勝鄭悼公不

陳傳良盟于垂棘
外君臣特相盟亦
皆不書他倣此

楚人執皇成及子國以鄭伯不直故執故鄭伯

附見以出復入言
宋華元為設

歸鄭悼公使公子偃請成于晉鄭伯怨楚不直秋八

譚友夏所謂有報
人心而使以知之
始也其圍龜矣

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垂棘晉地宋公子圍龜

家

為質于楚而歸圍龜宋文公之子為質于楚華元享之

入

請鼓譟以出請擊鼓而羣譟鼓譟以復

元使圍龜代已為質

宋公殺之宋公惡其欲為冬

陳傳良殺公子不
書罪在圍龜

同盟于蟲牢見經鄭服也鄭悼公服諸侯謀復會諸侯

補注定王不書葬
傳欲見王諡非衍
文

謀復會 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子靈即圍龜宋

成經六年

十一月己酉定王崩在

孫復武宮者武公
之宮也其毀已久

經六年丙子春王正月公至自會無傳二月辛巳立

宗廟有常故不言
立此言三月辛巳

武宮魯人自鞏之功至今無患故築武軍又取鄭

也

附庸國 鄭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夏六月邾子

李廉鄭為微國左
氏穀梁同公羊以

來朝無傳公孫嬰齊如晉嬰齊叔壬申鄭伯費卒

為邾邑不繫之邾
諱也者非春秋

悼公卒弟成公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內滅國書取者三
此年取鄭昭四年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楚始書大夫將也自是冬

必圍滅也而後貶人之

必圍滅也而後貶人之

左傳平水卷二十七

九

李孫行父如晉○晉欒書帥師救鄭

傳六年○附錄春鄭伯如晉拜成鄭悼公如晉謝前年再盟子游相

授玉于東楹之東禮授玉於兩楹之間鄭伯行疾故東

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鄭悼公其將死乎自棄也已自棄於禮

視流而行速視流不端諦也不安其位兩楹之間

宜不能久宜其將死○二月季文子

以鞏之功鞏之功立武宮見經非禮也宜十二年潘黨勸楚子立

聽於人以救其難聽命於晉霸以不可以立武

立武由已立武之道實由非由人也非由他人

之武世室然考公之力以為已功言請○取鄭見經言易也不用師徒

○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

維之戎陸渾蠻氏侵宋經唯書衛孫良夫獨衛告也

以其辭會也宋辭會師

衛人不保衛人信晉說欲襲

于鍼音鍼師軍于鍼地○衛人不可入言雖不可入多俘而歸

曰雖不可入言雖不可入多俘而歸

伯宗曰不可伯宗言

故師在其郊故晉師在而不

設備而不設守若襲之若襲其是棄信也是晉自弃

雖多衛俘雖多得衛而晉無信而晉無相何以求諸

取鄭皆諱辭也

高閔使魯伐宋者

雖晉之命而魯不

以大義諭之遽為

與師則罪專在魯

矣故書曰侵責與

衛良夫同

同上楚伐鄭喪而

悼公不莖晉救雖

至已苦兵矣然而

不肯背壘牢之盟

是以善其救也

傳六年

王陽明三思後行

者恐不宜有是立

武軍楚子答以武

有七德非已所堪

其為先君宮告

陸渾啖子云傳意

成事而已今魯倚

晉之功又非霸主

而立武宮故譏

以為武軍之官如

楚子所立者非也

五經類編明堂位

以武公之廟比周

之武世室然考公

設二傳周公稱太

廟魯公稱世室群

公稱宮則武公不

得為世室明矣既

不得為世室歷十

一世而猶立其廟

故曰非禮

汪元臣夏陽說非

人矣乃欲因會而

襲人不可有伯宗

之喻衛其將奈之

何多執俘有罪

不及死不至

伯宗曰不可

不可襲

衛唯信晉

故師在其郊

而不

設備

若襲之

是棄信也

雖多衛俘

而晉無信

何以求諸

良夫亦宜統兵而出何謂不保誠有侯何以求諸乃止乃止不師還晉師自衛人登陴之

之經何以不書晉有陴所以備戰鬪也衛人登陴音陴○附錄晉人謀去故絳晉

二卿主兵而獨書陴聞陽說之謀故○陴音陴○陴音陴諸大夫皆曰夫皆

良夫帥師耶嘗以絳謀遷都故曰謀去絳後遷新田諸大夫皆曰夫皆

經文為正補注晉伯宗非卿進言必居郟瑕氏之地郟瑕古國名其地則河東解

合書人併鄭人不書者同受伯宗之沃饒而近鹽鹽也猗氏縣鹽地是也言其地沃行

令以衛將尊師眾舉重故書某帥師國利君樂君享其樂○樂音洛下同不可失也不可

又曰某人亦於文不便襄十九年樂地韓獻子將新中軍韓獻子即韓厥三年晉作六軍

非按衛人聞夏陽說且為僕大夫無大僕公揖而入諸大夫而入獻子

之謀故登陴晉從公韓獻子欲進計立於寢庭立於路謂獻子景公

王克寬經不書晉張弱且為僕大夫之職公揖而入諸大夫而入獻子

瑕氏土薄水淺言其地卑濕其惡易覲惡疾易成○易

去聲覲古豆反易覲則民愁惡疾易成則民愁則墊隘墊隘

也民人愁嘆則必於是乎有沈溺重腿之疾以其地

至羸困○墊音玷疾其人多得沈溺之濕疾重腿足腫之不如新田新田

之疾○溺乃歷反隨直偽直媿二反不如新田新田

地土厚水深言其地高燥居之不疾居其地而有汾

澮以流其惡惡垢穢也汾澮一水各有汾澮且民從

教日其民醇厚十世之利也國君即位為一世此言

成夫山澤林鹽高山為山止水為澤國之寶也四者

源所出故為國饒則民驕逸而民驕侈放逸近寶

有國之寶國饒則民驕逸而民驕侈放逸近寶

公室乃貧近寶則民皆逐末而不務本貧富不等富

者不可增稅貧者易至流此公室所由

即大夫所言以辨

邠瑕之不善

經世鈔國饒以下

十二字此語奇然

並是至理從來建

國之利未有言及

此者真有學問有

識見之言

陳傅良凡自遷其

國都不書

按注前年鄭從晉

盟杜注或誤作楚

晉盟子校數本多

同疑襲襲未改也

診士望晉戰每壞

于諸趙肉食執袴

何知國事

以貧不可謂樂

據諸大夫言國利君

公說景公喜從

之乃從韓獻

子之計

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

晉乃遷都于

新田為季孫

伯如晉

伯如晉

命伐宋

受晉命以伐宋

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

孟獻

子叔聲伯如晉

伯如晉

鄭從晉故也

前年鄭

冬李文子如晉

即李孫

繞角

楚師還

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

趙同趙括欲戰

武子將

許之

獻子

鄭

楚師去我

吾遂至於此

又怒楚

戰必不克

成師以出

而敗楚之二縣

何榮之有焉

為辱已甚

不如還也

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

於是六

乃遂還

楚師則非不

戰

既遇楚師則非不

戰

既遇楚師則非不

戰

既遇楚師則非不

戰

武子將

許之

獻子

鄭

楚師去我

吾遂至於此

又怒楚

戰必不克

成師以出

而敗楚之二縣

何榮之有焉

為辱已甚

不如還也

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

於是六

乃遂還

楚師則非不

戰

既遇楚師則非不

戰

既遇楚師則非不

戰

既遇楚師則非不

戰

武子將

許之

獻子

鄭

楚師去我

吾遂至於此

又怒楚

戰必不克

成師以出

而敗楚之二縣

何榮之有焉

為辱已甚

不如還也

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

於是六

乃遂還

楚師則非不

戰

既遇楚師則非不

戰

既遇楚師則非不

戰

既遇楚師則非不

戰

及事也而楚師旋欲與楚或謂欒武子或即軍中將佐之微曰聖人與

即退去是晉無戰者眾者進言於欒武子是以濟事無不濟子盍從眾子

鄭之義亦由矣柰不從眾心子為大政大政中軍將酌於民者也將酌

何遷戮侵蔡而將佐之欲遲於一戰子之佐十一人六軍卿佐自荀首其不欲

也則師由無名將諸民心所欲戰者其不欲與三人而已知莊子范文子韓欲戰者

益楚怒使非三卿方阻之其不陷於戰者楚戰者三人而已獻子三人而已欲戰者

邲之覆轍者幾希其欲與可謂眾矣欲戰者八人商書曰舉商書三人

經世鈔善鈞從眾楚戰者可謂眾矣可謂甚眾商書曰洪範三人

千古定論或云從占言今若使三從二人若二人言吉一人言眾故也

善等於從眾穆文熙善鈞從眾以三二人言之則一人凶則當從二人所言眾故也

一言足破群語所為少二人為眾故也武子曰欒武子善鈞從眾也言

以和於上下功垂所見皆善鈞等如一夫善夫至善眾之主也人心所

三世彭士望如此看眾善故曰眾則以其眾而從之三卿為主三卿即知范韓皆可謂眾矣謂

字與蕭子瞻思治之生也三卿為主晉善人為之主可謂眾矣謂

論眾字更相發明象之從之從三卿之言不亦可乎言其可也傳善欒

敬德之聚善象之主矣從之不與楚戰不亦可乎書得從眾之義且

主是春秋時人理為八年晉侵蔡傳不與楚戰不亦可乎言其可也傳善欒

學成經七年經七年丁丑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上牛鼯鼠

劉向鼠小蟲性盜竊鼯又其小者也又食其角乃免牛無傳稱牛未上日免放也免牛

牛大畜祭天尊物也角兵象在上君威也小小鼯鼠食可也不郊非禮也鼯音今

至尊之牛角象季氏乃竊盜之人將郊猶三望無傳書不郊間○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

鄭執國命以傷君威而害周公之祀也改卜又食天重譴之也家錄翁晉前此救

鄭皆以大夫帥偏師至是合九國之可伏○公至自會○吳入州來州來楚邑吳楚之

師自將以行春秋爵諸侯而書救鄭書之傳曰是以始大通○冬大雪○衛孫林父

出奔晉

褒之也
劉敞左氏以謂州
來楚邑非也州來
小國世服於楚未
嘗特與諸侯盟會
謂州來真楚邑則
背於經矣

傳七年春吳伐郟見經郟成郟及季文子曰魯季孫行父曰

中國不振旅傳例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此言中國不

振旅師振旅者蓋以晉景自郟之敗中國不能

旅而歸吳以蠻夷之而莫之或恤而莫有

者無弔者也夫恤言中國不能相愍詩曰舉小雅節不

弔昊天言昊天不亂靡有定禍亂靡其此之謂乎其

伐郟之言弔下民亂靡有定有定時其此之謂乎吳

謂乎其誰不被受吾亡無日矣滅亡之禍不君子曰知懼

謂季文子因吳伐郟如是惟能斯不亡矣滅亡矣於

而知恐懼脩省之道如是惟能斯不亡矣滅亡矣於

見始見于晉且拜師謝前年晉救鄭之夏晉宣公

來朝來朝秋楚子重伐鄭子重即楚師于汜楚屯

鄭之汜地諸侯救鄭經書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共仲

皆鄭大夫軍楚師攻九國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共仲

楚師也共音恭囚鄭公鍾儀鍾儀楚鄭縣大夫

獻諸晉鄭以鍾儀八月同盟于馬陵見經尋蟲牢

之盟蟲牢盟且莒服故也莒本屬齊今齊服晉人

以鍾儀歸晉受鄭捷故囚諸軍府囚鍾儀於軍府也

九年晉侯見鍾儀張本楚圍宋之後在宣十師還圍宋子重

請取於申呂申呂楚二邑楚令尹子重請以為賞田

圍宋有功故欲分於共王欲取申呂二邑之田以為賞田

申呂之田以自賞共王申公巫臣曰不可巫臣

字賞寫來詳至親
熱異常豈不奇絕

按鄭得楚囚而獻
晉正鄭出格親熱
處故中間特點尋
蟲牢之盟否則直
接以鍾儀歸其事
便畢文家最要補
叙有情此之謂也

時為申縣公建言，此申呂所以邑也。言申呂二邑，賴不可以田，賞子重。

是以為賦。以是田而出，兵車之賦。以禦北方。晉霸於此，故以守禦北方。

若取之，若子重取其田。是無申呂也。言申呂不得此田，則無呂也。

晉鄭必至于漢。則晉鄭之兵必至於漢水，無所障蔽。王乃止。莊王

不以田，子重是以怨巫臣。子重怨巫臣，不與其田。子反欲取夏

姬，事祖載在二年傳。巫臣止之。止子反勿取。遂取以行。巫臣與夏姬淫奔，並

在二年傳。子反亦怨之。子反亦怨巫臣，奪其所愛。及共王即位，楚共王

公元年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令尹子重司馬子反，乃殺巫臣

之族，以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殺二人皆巫臣之族。及襄

老之子黑要，以夏姬故，併怨襄老之子黑要而殺之。而分其室。

而分四人之室，子重取子閻之室，子重獨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

罷分子蕩之室，使子重共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

清尹之室，子反自取二人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巫臣時在晉，乃與子

重子反書，曰：爾以讒慝貪憚事君，言女二人以讒慝貪憚事楚君，讒慝

遺去聲。而多殺不辜，而多殺無辜之人，如子閻子蕩等。余

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我必使爾二人罷於奔走，命以死。巫臣請

使於吳，巫臣乃請於晉侯，求使吳國。晉侯許之，晉侯從其請，遣巫臣出使

吳子壽夢說之，壽夢季札父，喜說巫臣之為人。乃通吳于晉，說音悅。

以兩之一卒適吳，吳人自安僻陋，未嘗與中國相通，至是巫臣困楚，乃通吳于晉。

舍偏兩之一焉。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巫臣蓋以一卒百人奉使往吳。

張半菴二人之怨巫臣皆非其正，即使怨之何至殺族分室之餘，巫臣脩報非過也。經世鈔二怨皆在前而始報者，莊王在則不致共王幼故橫行也。同上此為忘及然，烝夏姬之罪可償也。

經世鈔古今第一妙尺牘只二十三字而意盡，語狠勢長。同上奇著狠著，巫臣獨能見到此。彭士望楚臣修怨之始，楚士多怨而割悍，巫臣其魁首也。沈雲龍是時吳楚接壤，且非資吳力不能疲楚，故請通吳。穆文熙巫臣一去，楚即能通吳，上國

使子重子及奔命
然則能臣之去留
所係豈淺淺哉

王元美楚以美而
病上國而晉嗾吳
以疲之誠得計矣
然吳獨非夷耶而
吳之始大又豈特
疲楚已耶楚疲晉
自是不復霸則亦
晉自啟之也
俞軍世末數語下
半部春秋提挈小
結構大規模

高開衛定公惡孫
林父故逐之林父
以七年而恃晉反
衛復專衛政又十
九年遂逐其君卒
以邑叛則定公可
謂知所惡矣

本傳言本卷二十七

司馬法車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偏蓋留小偏九
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舍赦舊音捨

與其射御先是吳未嘗射御教吳乘車先是吳未嘗

乘車先是吳未識戰陣之法故教之叛楚先是吳常屬楚故

行人於吳使與吳吳始伐楚吳始與楚競伐巢伐徐

吳人州來見經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因伐鄭子重子

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吳人一歲之間七為楚害蠻

夷屬於楚者凡蠻夷前已吳盡取之吳盡奪是以始

大吳自是土通吳於上國上國諸夏也吳自○衛定

公惡孫林父衛定公惡孫林父之為人林冬孫林父

出奔晉林父見衛侯惡衛侯如晉衛定公晉反戚焉

戚林父邑林父出奔戚隨屬晉故晉因衛來朝而反其戚邑焉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二十七

元傳平林卷二十七

卷二十七

左傳評林

明吳興凌稚隆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與田元繼

志季父輯著

附見汶陽田使魯再與之齊

陸淳趙氏云穀梁子曰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

己之地猶不可況命人乎此言譏晉

令魯與齊地也

家鉉翁蔡近楚服楚之日多從晉之

日少晉未能制楚

侵小國以為功春秋不與也

楊士勛納幣不書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二十八

梅谿 林堯叟唐翁

魯成公三

經八年國傳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

齊齊服事晉故晉來語○晉欒書帥師侵蔡○公孫

嬰齊如莒○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

來納幣命故特書之宋公無主昏者自命之故稱使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傳曰原屏咎之徒也明本不以德義自居宜其

見討故從告○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諸侯

天子賜以命珪與之合瑞八年乃來緩也天○冬十

子天玉王者之通稱賜命止此○召音邵

傳說彙纂天王天子乃王者之通稱賜與錫皆上予下之辭也或者謂以字義言則天王尊而天子親也以恩數加之曰賜以分義臨之曰錫按叔孫僑如會晉士燮襄元年注曰魯與謀於虛村而書會者稟命霸主非匹敵故孫復衛人來媵媵伯姬也勝書者古

齊人邾人伐邾先謀而稱會盟主之命不同之於列國○衛人來媵古者諸侯取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嫁皆同姓之國國

來勝之○勝盈去聲又音剝○勝盈來勝之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見

季文子餞之季文子餞送韓穿之行而私焉私與飲以酒○餞錢淺子扇二及私焉韓穿

曰大國制義言大國制合宜之義以為盟主以為諸侯之盟主是以

諸侯懷德畏誅是以諸侯懷盟主之恩德而畏盟主之討伐無有貳心不

謂汶陽之田謂魯有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魯國之舊地為

諸侯嫁女二國勝齊所侵者而用師於齊故二十二年戰鞏使歸諸敝邑使齊人

汶陽侵地今有一命今晉忽自其曰歸諸齊言以

歸諸齊人之守信所以義以成命人之守

成其惟行不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以行義人之守信所以義以成命

惟反之命今言守一之信則或義無所立今言合宜

信不可知今言守一之信則或義無所立今言合宜

四方諸侯凡四方列國之諸侯其誰不解體其誰不

詩曰舉衛風女也不爽言女之事士不士貳

其行士丈夫也而丈夫乃不一士也罔極極中忠文

其德其德二三不純一也喻魯事晉猶女

七年之中自取汶陽田至一與一奪始則取田與魯今則

其德二三其德

公羊奎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

諸侯哉

所為若此何以令

陽田以媚之霸者

猶未協也故馬陵

會盟至蟲牢始服

翟泉後齊弗與晉

徐九一自會溫盟

傳八年

勝

是也唯王后二國

勝十年齊人來媵

來勝九年晉人來

非禮也此年衛人

之二國禮也二國

諸侯嫁女二國勝

曰嘻奈何使人之奪田與齊孰甚焉孰甚於此士之二二三丈夫一身也而況霸主何況魯國實為

穆文熙齊侯因敗而自昔晉侯聞而欲及其地未為不諸侯之霸主將德是以者將德是用而二三之抑

汶陽之田分自周公既以歸正曷又如字又詩曰舉大雅猶之未遠者圖事不遠侯為之伯主乎○長

反之然行父不能慷慨明言而乃私簡道以諫之也行父懼晉之不遠季文子懼晉

也此其為三思後穿言○晉欒書侵蔡六年未遂侵楚遂自蔡獲申驪楚屬

按霸王將將資良申驪楚大夫楚師之還也謂六年遇於晉侵沈沈屬

切欲然也或據詩生死皆曰獲楚師之還也繞角之時晉侵沈楚屬

注曰奉行也拘矣國獲沈子揖晉獲沈子名揖繞角之時初從知范韓也繞角

陳廣野魯國之分樂書從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之言不與楚戰君子

地晉不當為齊請自是常從其謀師出有功故傳善之○知音曰從善如流言樂書從知范韓之善宜哉宜哉宜其詩曰

於晉韓穿為正卿不當為齊言於魯舉大雅早麓詩愷悌君子愷悌樂易遐不作人遐遠也作用

以與齊王元美按繞角之役三帥以侵蒸為遷戮而樂子所之謂之從善可也今最爾之沈無罪而俘其君此非遷戮平而以為從善此何以稱也陳傳良大獲焉為九年鄭圍許傳與徵大夫託聘之名而自逆婦者多矣非禮也

高閔凡諸侯相聘
必有事焉非專行
聘禮也華元之來
蓋圖婚爾

年○為譜之于晉侯趙莊姬乃譜原曰原屏將為亂
言原同屏括將
為禍亂於晉國
欒卻為徵欒氏卻氏亦六月晉討趙

王崇簡左傳以晉
趙莊姬為成公之
女史記以莊姬為
成公之姊

同趙括趙同趙括即武從姬氏畜于公宮武趙武也

趙莊姬同趙括放
之於齊莊姬讚之
同括將為亂晉侯
殺之稱國以殺殺
無罪也

韓厥言於晉侯韓厥知趙武尚在曰成季之勲成季

李笠翁據左氏則
趙氏之禍由莊姬
據史記則趙氏之
禍由屠岸賈其說
不可強合或曰屠

宣孟之忠宣孟即趙盾有相而無後今

岸賈殺趙朔自一
事莊姬護殺同括
又一事但史記謂
同括嬰同見殺於
下宮之難則傳聞
誤耳

皆數百年夏四百年殷六保天

張我續二說不同
而左氏為近想東
氏之間或戰國奇
俠之士附會之耳
雁參賴前哲以竟
也上猶泛說此則
明指畜公宮之人
矣

之令王夏商周三代皆數百年夏四百年殷六保天

復歸趙氏之田
○秋召桓公來賜公命召桓公即召伯

假道于

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渠丘公即莒子朱

莒子曰城已惡莒之城壁已壞莒子曰即渠

辟陋在夷言莒國僻陋其孰以我為虞虞度也其孰

對曰巫臣夫狡焉夫狡猶思啓封疆思開啓其國

以利社稷者以利其國何國蔑有無國不有唯然惟

故多大國矣所以強陵弱衆唯或思或縱也惟世

孫復秋召桓公來
成雖即位八年非
有勤王之績天子
使召伯來賜公命
蓋賞也

此如故多大國矣所以強陵弱衆唯或思或縱也惟世

穆文熙夫狡焉巫啓封疆者又有縱其暴掠者莒當以此為戒勇夫重閉匹夫之勇而且重關以待暴客○重

平聲又況國乎況有國有家○冬杞叔姬卒見經來

歸自杞叔姬見出於杞而來歸故書敗其見出來歸故書卒也若更適大夫則不復書卒

○晉士燮來聘士燮即范文子言伐鄭也召魯會師伐鄭以其事吳

故七年鄭公賂之成公以賂請士燮請緩師請緩伐鄭文子

不可文子即士燮不肯從魯請曰君命無貳言受君命者不敢有攜貳之心失信

不立失信於君則無以自立禮無加貨朝聘有贈賄之禮無事

無二成公私之事不能兩成君後諸侯魯君若後諸侯之期是寡君不得

事君也是晉君不得事魯君也言欲與魯絕燮將復之燮將以魯請緩師復命於晉

李孫懼李孫行父魯正卿使宣伯帥師會伐鄭宣伯即僑

如會晉師伐鄭○衛人來媵共姬見經禮也同姓相媵故曰得禮凡諸

侯嫁女凡諸侯之女嫁於外國同姓媵之必以同姓媵者參骨

異姓則否異姓諸侯則不來媵

經九年己卯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

于蒲蒲衛地○公至自會無傳○二月伯姬歸于宋宋不

逆非禮○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女嫁三月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之致女

所以致成婦禮篤昏姻之好○晉人來媵媵伯姬也○秋七月丙子齊

侯無野卒無傳頃公卒○晉人執鄭伯鄭伯既受盟于蒲又受楚

賂會於鄧故晉執之稱人○晉欒書帥師伐鄭○冬

者晉以無道於民告諸侯

禮也女嫁未三月

未反而逆其喪非禮也女嫁未三月

穆文熙夫狡焉巫啓封疆者又有縱其暴掠者莒當以此為戒

臣之言深遠有味治國理家均不可不知

張天妃狡焉思啟止數句而轉折變化如層岡疊嶂國策史漢俱不能及

孫鑛語簡而勁有力思縱二字亦略覺生

補注來歸自杞魯以杞夫人禮成喪故雖來歸書卒且繫之杞與罪出異傳非是

王元美晉之君臣不能治楚而徒欲

服鄭不能制吳而徒欲伐鄭其無能甚矣

劉敞天子之妃百二十又可一姓乎

傳說彙纂諸侯嫁女左氏謂異姓不媵劉敞以為諸侯三歸歸各一族二說不同姑並存之以俟考

按周禮媒氏凡男女之隍訟聽之于勝國之社注隍訟淫奔之訟也

成經九年

陸淳啖氏云出婦未反而逆其喪非禮也女嫁未三月

禮也女嫁未三月

禮也女嫁未三月

禮也女嫁未三月

禮也女嫁未三月

禮也女嫁未三月

禮也女嫁未三月

禮也女嫁未三月

禮也女嫁未三月

禮也女嫁未三月

禮也女嫁未三月

禮也女嫁未三月

禮也女嫁未三月

而死猶歸葬於女氏之黨今叔姬生未反於杞死而反葬故曰非禮也家鉉翁如宋致女齊仲年之來傳言致夫人他國以聘書魯則言致女宋始以命卿將事故亦以命卿致女胡氏謂使卿非禮愚觀書法似無譏同上晉人執據傳鄭伯如晉是未告絕於晉也執其君伐其國晉政咎矣書人書執書伐誅晉也王樵稱人以執與執其君而伐其國

十有一月葬齊頃公無傳○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鄆莒別邑也伐稱名入稱○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城中城

傳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見經請之也叔姬已絕於杞魯復強請杞杞叔姬卒經書杞叔姬卒為杞故也還為杞婦故卒稱杞○逆叔姬經書逆叔姬之喪為我也既葬而復逆其喪為魯故也○為歸汶陽之田故齊汶陽田于齊在前年諸侯貳於晉諸侯不義於晉晉人懼晉人懼諸侯之貳會於蒲為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馬陵盟在七年季文子謂范文子季孫行父謂晉士燮曰德則不競言晉不自強於脩德尋盟何為徒尋盟誓何所能為范文子曰勤以撫

之勤力以寬以待之寬恕以待諸侯堅彊以御之堅忍強毅以駕御諸侯明神以要之質信明神以要結諸侯柔服而伐貳懷柔諸侯之服從者討伐之言此數者雖不可比於是諸侯之攜貳者德之次也脩德抑亦德之次也是行也于蒲將始會吳晉將始會吳人吳人不至吳人不至吳人不至於會鐘○二月伯姬歸于宋為致女○錄楚人以重賂求鄭楚人欲得鄭故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鄭成公會楚公子成于鄧○夏季文子如宋致女見經復命使人執鄭伯傳○夏季文子如宋致女見經復命使人執鄭伯傳公享之魯成公為季賦韓奕之五章大雅韓奕詩其

五章言釁父嫁女於韓侯為女相所居莫如韓樂文子喻魯侯有釁父之德宋公如韓侯宋土如韓樂文之出或非其罪故魯以逆喪為請杞

穆姜出于房穆姜伯姬母聞文子再拜謝大臣曰大言宋樂乃自其房出再拜再拜禮曰大

皆直書而義自見矣殺伯獨不書既執其君舉重也楚侵陳以救鄭不書不與其救也

傳九年王荆石魯既妻叔姬於杞則夫婦之禮成矣胡得無罪歸於魯則夫婦之義絕矣胡得以已死而逆喪則杞伯逆之成公與之皆非禮也

傳說彙纂左氏謂魯請於杞公羊謂杞為魯魯二說似異而實同也叔姬之出或非其罪故魯以逆喪為請杞

五章言釁父嫁女於韓侯為女相所居莫如韓樂文子喻魯侯有釁父之德宋公如韓侯宋土如韓樂文之出或非其罪故魯以逆喪為請杞

穆姜出于房穆姜伯姬母聞文子再拜謝大臣曰大言宋樂乃自其房出再拜再拜禮曰大

五章言釁父嫁女於韓侯為女相所居莫如韓樂文子喻魯侯有釁父之德宋公如韓侯宋土如韓樂文之出或非其罪故魯以逆喪為請杞

人恐得罪於魯雖非所願亦屈意而從之則以為脅而歸之也亦宜

陳傳良其人不至傳於是年記其人不至為厲公會鍾離傳於襄三年再記不至為悼公會威傳皆所以見吳初不敢自列於諸侯而晉求之急

張天如晉不克服諸侯豈特以汶陽田失信之故哉受孫林父之奔則非所以善鄰使樂書侵蔡則非所以威遠故諸侯皆貳

程頤夏季文子如兵相交使在其間可也

楚也 以鄭會楚公子成執諸銅鞮

樂書伐鄭 師伐鄭 鄭人使伯蠲行成

晉人殺之 晉人殺鄭 非禮也

使伯蠲行成 伯蠲鄭行

非禮也 人之禮 兵交

使伯蠲行成 伯蠲鄭行

非禮也 人之禮 兵交

使伯蠲行成 伯蠲鄭行

非禮也 人之禮 兵交

使伯蠲行成 伯蠲鄭行

非禮也 人之禮 兵交

使伯蠲行成 伯蠲鄭行

非禮也 人之禮 兵交

使伯蠲行成 伯蠲鄭行

非禮也 人之禮 兵交

使伯蠲行成 伯蠲鄭行

非禮也 人之禮 兵交

使伯蠲行成 伯蠲鄭行

非禮也 人之禮 兵交

使伯蠲行成 伯蠲鄭行

非禮也 人之禮 兵交

使伯蠲行成 伯蠲鄭行

非禮也 人之禮 兵交

使伯蠲行成 伯蠲鄭行

夫勤辱 言大夫行後之勞辱

不怠先君 伯姬宣公之女

以及嗣君 伯姬成公之姊

施及未亾人 施廣也伯姬穆姜之

先君猶有望也 言先君亦望

大夫之重勤 敢拜謝大夫

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 國

風綠衣詩其卒章言我思古人

實獲我心 喻文子能得己意

也 得同姓 媵

秋鄭伯如晉 鄭成公

晉人來媵 媵伯禮

君 伯姬成公之姊

婦人夫死自稱未

亾人 施去聲

人恐得罪於魯雖非所願亦屈意而從之則以為脅而歸之也亦宜

陳以救鄭 陳與晉故楚子

見鍾儀 鍾儀問之

人所獻楚囚也 鄭獻楚鍾儀

召而弔之 弔其被囚

再拜稽首 鍾儀再拜稽首

對曰 鍾儀

能樂乎 樂乎

對曰 鍾儀

公曰 鍾儀

對曰 鍾儀

公曰 鍾儀

對曰 鍾儀

公曰 鍾儀

對曰 鍾儀

公曰 鍾儀

成而殺之耶
補注殺行人非卿
例不書此為兵交
發義

吾君固問之景公必欲問之對曰其為太子也鍾儀答言楚王之為太子
也師保奉之官奉而教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

孫鑣南冠而縶語
文而態宛然
鍾伯敬使稅之召
而弔之晉侯此時
已知鍾儀矣
孫應鑿鍾儀言度

也嬰齊令尹子重側司馬子及言其朝夕于令不知
其他所知者止於此如公語范文子景公以鍾儀之言
聲文子曰范文子告景公楚囚即鍾儀君子也君子言稱先職

閑雅整頓是宜文
子之亟稱
穆文熙衛有賢者
不得志而仕於伶
宜其鍾儀之謂乎
若使楚人能失用
之何至為鄭人所
俘獲也

言稱先父不背本也是不違背其父祖之本業○背音佩下同樂操土風
琴作南不怠舊也是不遺忘其風土之舊俗稱太子舍其君之近
小之時以示抑無私也明至誠不私於君也名其二卿稱子重

伶人哉楚何不知
用人甚也
經世鈔共王年少
只尊禮大臣便已
為賢不必其他人
嘗論照烈臨終誠
子善小思小等語
為匹夫之訓非帝
王之訓不知事亦
相從事如父一語
已盡之蓋禪本庸
人不足與言天下
大事但能尊信師
傳而已足也

君尊君是為臨敏也是為臨仁以接事愛有差等故應接信
以守之信不可易故忠以成之忠無所偏故敏以行
之敏無不達故事雖大事雖必濟言有此四德君盍
歸之勸景公何不使合晉楚之成使鍾儀合晉公從
之景公從范重為之禮待鍾儀使歸求成使鍾儀歸

王季重以俘囚而
嫺於辭令已又能

晉楚結成張本○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秋
自陳伐莒故圍渠丘渠丘城惡渠丘城已惡衆
潰莒散奔莒奔歸戊申楚人渠丘楚人渠莒人囚楚
公子平莒人囚楚楚人曰勿殺楚人愛公子平吾歸
而俘而汝也我歸莒人殺之莒人不從楚言楚師圍

用上仁以接事實
用數疊文法看多
生厭不如國策疊
法更佳

王季重以俘囚而嫺於辭令已又能

合晉楚之成人固不可以目皮相也

經世鈔文子便見到此賢者志在恤

民耳目所及必以休兵睦鄰為務

鍾惺非獨妙於觀人亦巧於用人

穆文熙楚強莒弱雖加備豫猶恐不

支況恃陋而不修其城郭乎逸詩之

言其有味哉經世鈔莒人殺之不量方

陳傅良莒無備故也傳見伐莒書嬰

齊八戰書人經不書遂杜說非今案

莒楚人怒莒城亦惡莒所都之庚申莒潰潰散楚遂

入鄆鄆亦莒邑楚遂乘勝入鄆莒無備故也言無城池守禦之備故也傳終巫臣之言

君子曰恃陋而不備言莒恃其僻陋而不備守備罪之大者也

滅凶故為備豫不虞先為守備以待善之大者也

慮危故為莒恃其陋莒恃其僻陋在夷而不脩城郭城已惡

脩浹辰之間浹周匝也辰日辰也浹謂自子至亥周匝十二日也○浹子叶子答二反

而楚克其三都而楚兵克勝其渠丘莒鄆三都無備也夫以其無守禦之備也

詩曰雖有絲麻絲可為帛麻可為布無棄管蒯皆草

之可為粗用者雖粗物亦言雖有精細之物雖有姬姜姬姜大國之女

無棄蕉萃蕉萃賤陋之人雖賤陋之人凡百君子

伐書將入書人凡百君子莫不代價言亦有價之言備之不可以

已也言先備之不可○秦人自狄伐晉秦桓公借諸侯

貳故也諸侯攜貳於晉故○鄭人圍許經示晉不急

君也此秋晉執鄭伯不肯求服於晉而出是則公

孫申謀之於是鄭公孫申曰我出師以圍許言出我

示不示不為將改立君者如欲改立他公子為而紆晉使

而紆緩遣使益必歸鄭伯為明年晉侯歸以求成於晉

○城中城中城魯邑在東海廩丘縣西南書時也得城築

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如晉報鍾儀之使報晉

儀歸楚求請脩好結成請與晉脩好成之使

散者品字箋稱美女曰儀歸楚求請脩好結成結二國之成

姬姜黃帝姓姬炎帝姓姜二姓子孫繁盛美女尤多遂以姬姜為美稱俗作姬非

經世鈔代匱二字妙范蠡曰冬則資葛夏則資裘水則資車陸則資舟四語尤有至理

高閔鄭人圍許鄭以晉人執其君故追咎於許而圍之汪克寬環其國而攻之非將卑師少所能鄭稱人賤也

成經十年高閔受大國之命而輕用其師者皆書侵與六年侵宋

同李廉上郊不從四條惟此年五傳說彙纂諸侯一娶九女伯姬為宋公夫人齊人繼晉衛而來勝則為十二女矣聖人於伯姬之事錄其始末特詳而亦因以見其失禮也高閔公昔不奔天王之喪今乃奔晉侯之喪又為晉人所執使之送葬故聖人於景公之墓沒而不書也李廉公羊經無冬十月三字何氏以為去冬者惡成公

經十年庚辰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夏四月

五上郊不從乃不郊○五月公會晉侯齊人來媵

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齊人來媵

○丙午晉侯孺卒○秋七月公如晉○冬十月

傳十年○春晉侯使糴伐如楚

報大宰子商之使

黑背侵鄭

晉命也

鄭公子班聞

叔申之謀

子如奔許

我執一人焉

不如伐鄭

而歸其君

晉侯有疾

五月晉立大

子州蒲以為君

鄭子罕賂以襄鐘

子然盟于脩澤

子駟為質

辛巳鄭伯歸

被髮及地

搏鷹而歸

曰殺余孫不義

前既怨懟不免牲余孫余得請於帝矣主宰謂之帝鬼言我壞大門鬼

及無事夫之意當壞公宮之大門及寢門而入夢鬼又壞路寢公懼景

絕之其說迂謬不○壞音怪下同及寢門而入之門而入公宮公懼景

可取夢中入于室以避之又壞戶又夢鬼壞公覺及景公

傳十年李筮翁果墮公孫名桑田巫桑田晉地召桑田巫言如夢巫言鬼怒

申之計蓋所云挾空質而抱不義之公曰何如將如之何曰不食新矣巫言公必死不

名於天下非策也若宋之微欽則迎疾病景公求醫于秦景公使人秦伯使醫緩為之為

諸愈勤彼愈留以為奇貨矣治也秦桓公使醫名未至秦醫未

為奇貨矣景公夢疾病化為曰其一豎彼良醫也彼秦緩乃醫

啖助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太子州蒲懼傷我或能傷害我馬逃之安所逃避其一曰豎子

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若然失禮之居盲之上盲音荒下同膏之下居心之下

甚經當有貶既無貶文蓋傳安也曰居盲之上膏之下居心之下

家鉉翁君在而立君者鄭也非晉左若我何彼將如醫至及秦緩曰疾不可為也言公

傳所記傳聞之誤病不治在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攻髮灸

孫鑛事近語怪然却敘得嚴核可玩可以達之不及藥不至焉至於用藥不

以細極妙李筮翁秦醫能知可為也言疾不公曰良醫也景公聞秦醫言疾與厚

病而不能為晉侯見麥而不及食巫為之禮而歸之厚為秦醫餞送六月丙午晉侯欲麥

有奇術而見殺小臣以言夢而取禍饋人為之召桑田巫饋麥之人為景公召示而殺之

四人者豈皆數定人力固不可挽耶饋人為之召桑田巫桑田之巫○為如字

評苑膏下膏上即今醫經所灸膏膏示以新麥而殺之將食張景公忽腹滿張如

一穴秦緩察病精而治法疎故不能廁公乃陷而卒竟不及食新麥小臣有晨夢負公以

求其穴陳明卿心在上焉登天晉之小臣有早晨及日中及至負晉侯出諸廁

五事下本卷二十一

五事下本卷二十一

五事下本卷二十一

五事下本卷二十一

五事下本卷二十一

五事下本卷二十一

五事下本卷二十一

五事下本卷二十一

五事下本卷二十一

五事下本卷二十一

五事下本卷二十一

五事下本卷二十一

五事下本卷二十一

五事下本卷二十一

五事下本卷二十一

五事下本卷二十一

在下心上有微脂負晉景公以遂以為殉遂以小臣負公者從葬傳言為膏膏上有薄膜出於則中遂以為殉巫以明術見殺小臣以言夢為膏二豎居膏膏之上下則于藏腑畧無所係為至虛之處非經絡穴道所關故曰藥不至也

按張與張同也小臣早晨夢則晉公陷廁之晨也小臣自以此夢告人故及其日中使小臣入廁負公而出也

經世鈔鄭伯討立君者諸子世儼曰叔申非執國鈞之人子如亦然然又何以得聞之叔申

不書故經不書葬諸侯莫在諸侯莫在送葬之列魯人辱之魯人以為耻辱故

送葬晉人止魯公使於是糴菽未反是春晉使糴菽至楚結成晉謂

非其人若用非其人猶不可猶不以為可而見殺況不令乎何況不美

申叔禽叔申即公孫申君子曰忠為令德言盡中心於君實為美

禍附錄鄭伯討立君者鄭成公既歸國乃戊申殺叔

不密也且叔申所以為此謀者欲君之速返耳若使敵國聞之君固不可得返奸人得以起釁而與亂易曰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其叔申之謂矣

同上此以成敗論矣

趙鵬飛宣十年齊侯元卒公如齊公至自齊更以公孫歸父如齊故書葬齊惠公今公如晉久留於晉及葬景公而後及實公之辱也故不書葬晉景公為內諱也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二十八

左傳評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二十九

明吳興凌推隆以棟父原本

梅谿 林堯叟唐翁

日本播州與田元繼志季父輯著

魯成公四

成經十一年

經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正月公在晉不書諱見止

高閔公留於晉者九月晉侯不與公盟乃及公於國而使大夫盟之見晉侯之無禮於公甚矣

○晉侯使卻孳來聘○己丑及卻孳盟○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孫僑如如齊○冬十月

張洽僑如之聘蓋謝戰鞏之師捐歸汶陽之忿而行之追于晉之辱不得已也

傳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前年七月公如晉手至是乃得歸晉

人以公為貳於楚晉以成公為有貳心欲從楚故止公故執公不聽歸公

請受盟成公被執乃請受盟于晉而後使歸晉人意解乃聽公歸○卻孳來

聘卻孳卻克從父兄弟來聘于魯且涖盟公請受盟故使大夫來臨之○聲伯之

且涖盟也今

傳十一年

且涖盟也今

案經書外臣來盟者四魯臣如外泣盟者亦四皆無交泄者此未知何據上言公請受盟而後使歸恐盟主於與國無交泄之事當是傳誤

孫鑿瑣事敘得有致淡而腴毛晉雖是正禮却是婦人作嫡妻自尊大語滙參見非叔肝不庇仇儂同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而嫁其外妹二句重下句文則對上事則連

下也李益翁卻難求婦於聲伯聲伯奪婦於施氏施氏甘心與卻氏而後復受其婦三人皆不屬為人婦人之言雖正而太節已虧矣惡足觀乎王季重聲伯之母雖出然有母子之情焉聲伯歸之猶可也施氏之婦為強有力者所奪則夫婦之義絕矣而施氏復逆之不可言也噫是所謂守禮之國者耶按魯公親與卻難

左傳詩本卷二十九

母不聘聲伯之母叔肝之妻也不聘無媒禮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妣昆弟之妻相謂為妣穆姜宜公夫人宣公叔肝同母昆弟也故穆姜言不聲伯之母為妣○妣音似生

聲伯而出之叔肝之妻生聲伯而出嫁之嫁於齊管于奚管氏名管氏而于奚死守寡以歸聲伯以歸聲伯其

所生二子一男一女歸於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管于奚之男母異父弟也故曰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管于奚之外弟以為魯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管于奚之

之同母異父妹也故曰外妹於施孝叔管于奚之於聲伯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聲伯畏

以應命乃奪其外妹已嫁婦人曰謂其夫曰鳥獸猶不失儂儂耦也言雖鳥獸之微亦儂音戾子將若何子不能

將如曰其夫吾不能死言不與卻難婦懼其婦人

遂行聲伯外妹從其夫生二子於卻氏聲伯外妹生

卻氏自此以下皆傳終言施氏婦事非在今年事晉人歸之施氏晉人以卻氏施氏逆諸河施氏迎其

沈其一子施孝叔怨卻氏奪其婦故沈其所婦人怒

而巳音紀而不能字人之孤字愛也遂誓施氏遂約誓不復○夏季文子如晉報聘報之

且泣盟也一也故但書來盟舉重畧輕○附周

左傳詩本卷二十九

左傳詩本卷二十九

盟則重故卻難來聘盟備書之於季文子報聘則輕故書如晉且不書盟

陳傅良周公楚傳見楚不書名
淮參不日其人而但曰周妙
孫應齋天子與諸侯之陪臣爭田可憐哉然諸侯無將卻氏隨以滅亡豈足異者
陳廣野卻至晉一陪臣耳乃敢與周

淮參長向不累華元因利乘便此時全用鍾儀不著可見前此極贊不過借作線索耳

公楚惡惠襄之偏也周公楚惡惠王襄且與伯與爭

政且與周卿士伯與爭周不勝周公發怒而出

及陽樊陽樊晉地王使劉子復之簡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鄆而

入周公與劉子為盟于鄆地三日既入周復出奔晉

王既復之而復出所以自絕秋宣伯聘于齊

孫僑以脩前好脩前好以好去聲附錄晉卻至與周爭郟

田郟音侯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簡王命田訟曲直

郟至曰溫吾故也郟至言溫之為吾故舊所有故不敢失

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子言昔周武使諸

侯撫封使諸侯各撫有蘇忿生以溫為司寇蘇忿生受溫邑

與檀伯達封于河與檀伯達俱封于河內蘇氏即狄

又不能於狄蘇氏既就狄而奔衛狄滅溫

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事在僖二十五年狐氏

陽氏先處之狐溱陽處父而後及子而後卻至若治

其故若欲治其則王官之邑也則溫舊為王官之邑子安得之

晉侯使卻至勿敢爭晉厲公使卻至勿敢與周爭傳言卻

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宋華元與楚令尹子重相厚善

又善於欒武子華元又與晉中軍帥欒武子相厚善聞楚人既許晉羅

伐成晉羅伐成前年如而使歸復命矣羅伐使楚已歸復命冬華

元如楚華元先通遂如晉華元遂如晉合晉楚之成合晉楚

左傳平水卷二十一

國之平為明年盟附錄秦晉為成秦晉交兵不將會

于令狐秦晉將為會令狐晉侯先至焉晉厲公先秦

伯不肯涉河秦桓公見晉侯先至次于王城秦伯次

使史顛盟晉侯于河東秦桓公使秦大夫史顛盟卻

擊盟秦伯于河西晉厲公使卻擊盟秦桓范文子曰

是盟也范文子見晉秦不親盟而各何益何益於事齊盟

齊一也所以質信質成也所以成二國會所所地

約會信之始也乃二國質始之不從始約會所其何

質乎其何以秦伯歸秦伯既而背晉成而背約不與

年伐秦傳○背音佩卷內皆同

成經十二年高閔致傳事實與經不合夫晉厲之

會實始於此畧諸國而致魯衛則以見厲公之德不能

謹始諸侯多解體矣傳十二年來告于魯

補注王人內京師難去聲書曰周公出奔晉周公奔在前年經

故自周言出傳例周無出天子無外故自周公自出故也復而自絕於

非陸淳公羊曰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以非之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終前年華元合

自其私土而出也案周是畿內之國不當以私土為義張天如時稱華元

之大功二則平楚一則合晉楚之盟載書凡晉楚無相加戎戎兵也凡晉楚好惡同之

之辭左傳卷二十一

左傳卷二十一

成是也然殺申舟好則同其所好惡則同其所以啟釁則易子折所惡○好惡字並去聲同恤菑危若二國有菑害元決之也意元固諸侯謀害楚國則晉伐之則晉與兵為楚伐在晉若有諸侯若有害楚若有

通夷則壤片大防菑音災○備救凶患若二國有凶荒患若有害楚若有元決之也意元固諸侯謀害楚國則晉伐之則晉與兵為楚伐在晉若有諸侯若有害楚若有

有大有非於當時也害楚國則晉伐之則晉與兵為楚伐在晉若有諸侯若有害楚若有楚亦如之楚亦如約為晉伐交贄往來執贄幣以通

陳傳良盟于宋西來此晉楚二國同好謀其不協侯之不而討不庭叛不來在王庭者有渝此盟有敢渝

晉受命會于瑣澤成故也侯既與楚成合諸狄人晉楚既成

不設備既侵晉而不秋晉人敗狄于交剛無備也

楚子享之楚共王為郤至子反相楚司馬子反相為

地室縣焉為樂室於地之下而郤至將登郤至將登

金奏作於下金鐘也擊鐘奏樂驚而走出郤至聞樂

須矣楚君已吾子其入也言吾子可賓曰即郤君不

忘先君之好楚君不忘先君施及下臣下臣郤至

及下臣○貺之以大禮貺賜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重

如天之福若蒙上兩君相見使晉楚二國之

年之役也

高閼此狄蓋自狄也九年秦人自狄伐晉此先敗狄而後伐秦是知報尤

管同盟不書至襄門之外傳見晉楚

二十七十年特畫之同上四句是同

思下二句是同好

穆文熙金石作於地正此何享禮而

又以下矢相如禮人子反其真無禮哉范文子但以上

其食言不知人而無禮其子反之死案乎

分明一團殺氣同上郤至稱賓子

及不稱土者不合
主道也
同上如天之福云
云針鋒相對機警
絕人

何以代此何以代此為兩下臣不敢下臣不敢子反

曰如天之福子反又言若兩君相見晉楚二君無亦

唯是一矢以相加遺言晉楚二國必不相朝無亦唯

聲焉用樂安用作此軒縣寡君須矣言楚君待子吾

子其入也再邀卻至賓曰傳諸交讓得賓主辭若讓

之以一矢言若二國有相責讓之禍之大者此禍患

其何福之為豈得以為世之治也且上世治諸侯間

於天子之事諸侯當王事間缺則相朝也則有相朝

於是乎有享燕之禮於是乎有享禮享以訓共儉享有

所以教訓恭敬儉約也○共音恭下同宴以示慈惠

宴有折俎升殺於俎相與禮以恭儉為

共食所以示慈愛恩惠也禮以慈惠為先故政以禮成治

以行而慈惠以布政慈惠所以布政政以禮成治

莫善於禮故民是以息分而得其安息百官承事

百官奉朝而不夕國家安靜無事故朝此公侯之所

以扞城其民也扞蔽也言公侯享宴結好故詩曰舉

南兔南兔趙趙武夫趙趙武勇貌言公侯干城干扞也言

扞蔽其及其亂也亂之朝諸侯貪冒好財曰貪盡

愾又侵奪嗜欲爭尋常八尺曰尋倍尋曰

以盡其民盡其民力略其武夫略取也言取以為

已腹心股肱爪牙使搏噬鄰國以從已志故詩曰舉

滙參略擣也一矢
相遺作合便是明
指子反一流人

唐錫周兩引詩全
重武夫二字持贈
子友言汝不過一
武夫耳而好以一
矢加遺則非治
世之武夫乃亂世
之武夫也檀弓公
穀國策史記都用
複語見姿致而不
知實原本下此文
至左氏可謂規矩
方圓之至
滙參配上兩子友
曰兩賓曰作章法
俞寧世云無禮收
本段食言

則公侯能為民干城則公侯能為其民人扞蔽城郭
而制其腹心非以自制其腹心之欲亂則反之則亂世
武夫以為己腹心武夫以為己腹心爪今吾子之言今如子亂之道也反之言
非治世之道非治世之道不可以為法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然
乃亂世之道乃亂世之道遂入卒事遂入卒事歸歸
人也人也至敢不從至敢不從命遂入卒事命遂入卒事歸歸
及郤至及郤至以語范文子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文子曰無禮
必食言必食言消食其盟誓之言消食其盟誓之言吾死無日矣吾死無日矣
相伐故知吾之死凶不日而相伐故知吾之死凶不日而冬楚公子罷如晉聘冬楚公子罷如晉聘
至矣為十六年戰鄢陵張本至矣為十六年戰鄢陵張本

成經十三年

劉絢難晉之大命
魯與師亦書曰乞
所以正王法
與徵魯號秉禮之
國歷十二世二百
四十二年之久僅
有成公一如京師
因會晉伐秦道自
王都因而朝焉本
意不在朝王也故
書曰如而不曰朝
高閔曹伯非戰死
也死於行爾故不
書地
傳十三年
王荆石晉每徵在

經十有三年癸未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經十有三年癸未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如京師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
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曹伯廬卒于師曹伯廬卒于師
公負公負秋七月公至自伐秦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冬葬曹宣公冬葬曹宣公
傳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傳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將事不敬將事不敬孟獻子曰孟獻子曰郤氏其亾
乎乎言郤氏其有禮人之身之幹也言郤氏其有禮人之身之幹也
敬身之基也敬身之基也敬所以本故在身敬所以本故在身
如垣墻之在基如垣墻之在基郤子無基郤子無基
不敬不敬

王使公子罷如晉報郤
至之聘○罷音皮下同
且涖盟且臨盟
晉厲公十二月晉侯

二

鄰國此獨言乞師者蓋晉失諸侯人

心懈急魯為入望苟有難意恐諸侯且有辭故特使貴卿卑辭求之蓋威令不及往且矣

劉懷怨卻錡將事不敬獻子知其將

不敬獻子知其將不親人之法百不一爽而不必如叔服相人術矣

穆文惠宣伯欲賜不得獻子不求賜

而得賜執謂東周無賞罰哉

補注重賄之凡大夫從公行史不書

宣伯請先明非專

穆文惠宣伯欲賜不得獻子不求賜

而得賜執謂東周無賞罰哉

補注重賄之凡大夫從公行史不書

宣伯請先明非專

穆文惠宣伯欲賜不得獻子不求賜

而得賜執謂東周無賞罰哉

補注重賄之凡大夫從公行史不書

宣伯請先明非專

穆文惠宣伯欲賜不得獻子不求賜

而得賜執謂東周無賞罰哉

補注重賄之凡大夫從公行史不書

宣伯請先明非專

穆文惠宣伯欲賜不得獻子不求賜

而得賜執謂東周無賞罰哉

補注重賄之凡大夫從公行史不書

宣伯請先明非專

穆文惠宣伯欲賜不得獻子不求賜

而得賜執謂東周無賞罰哉

補注重賄之凡大夫從公行史不書

宣伯請先明非專

穆文惠宣伯欲賜不得獻子不求賜

而得賜執謂東周無賞罰哉

補注重賄之凡大夫從公行史不書

宣伯請先明非專

穆文惠宣伯欲賜不得獻子不求賜

而得賜執謂東周無賞罰哉

補注重賄之凡大夫從公行史不書

宣伯請先明非專

穆文惠宣伯欲賜不得獻子不求賜

而得賜執謂東周無賞罰哉

補注重賄之凡大夫從公行史不書

宣伯請先明非專

穆文惠宣伯欲賜不得獻子不求賜

而得賜執謂東周無賞罰哉

補注重賄之凡大夫從公行史不書

宣伯請先明非專

穆文惠宣伯欲賜不得獻子不求賜

而得賜執謂東周無賞罰哉

補注重賄之凡大夫從公行史不書

宣伯請先明非專

穆文惠宣伯欲賜不得獻子不求賜

而得賜執謂東周無賞罰哉

是無且先君之嗣卿也

子也故曰先君之嗣卿受

命以求師乞師於魯

將社稷是衛稷是扞衛而惰

而怠惰棄君命也

君之命也

不亾何為

不亾何為

○三月公如京師

宣伯欲賜

請先使

王以行人之

禮禮焉

孟獻子從

王以為介

而重賄之

公及諸侯朝王

遂從劉康公成

肅公會晉侯伐秦

子受賑于社

將出兵會伐秦

不敬

社而受賑肉也

○賑辰上

聞之

是以有動作禮義威

儀之則

以定命

也

能者養之以福

作禮義威儀

不能者敗以取禍

之法以召福

不能者敗以取禍

召禍

是故君子勤禮

小人盡力

莫如致敬

敦篤

莫如致敬

業

國之大事

在祀與戎

在祀與戎

皆斷之以理者也

皆斷之以理者也

子論卻錡之意同

子論卻錡之意同

頃刻不玩

頃刻不玩

王陽明邵氏以不與夫祀有執膳膳祭肉宗廟之祭則戎有受脰脰亦祭肉命不反然則敬者命之本也

真西山敬之一言乃于聖傳心之法春秋之世去古未遠所以名卿賢大夫猶有聞焉

李九我呂相絕秦以下皆呂相述疾之德詞氣峻整音律響亮

魏禧呂相絕秦玩其文字當是晉作此書而遺呂相為使耳此書情事妮二文字斐然然背理飾辭十居七八

王荆石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楚與狄以伐晉是以諸侯睦於晉而晉作書以絕之然晉詞亦多誣不足以服秦也

經世鈔而為韓之師此事本晉惠自取語太重則反背理矣

林之奇文公既立未嘗至秦諸侯亦無有朝秦者朱氏謂是楚子送諸秦時經世鈔當是晉作此書而遺呂相為使耳按事折其誣

與夫祀有執膳膳祭肉宗廟之祭則戎有受脰脰亦祭肉命不反然則敬者命之本也

真西山敬之一言乃于聖傳心之法春秋之世去古未遠所以名卿賢大夫猶有聞焉

李九我呂相絕秦以下皆呂相述疾之德詞氣峻整音律響亮

魏禧呂相絕秦玩其文字當是晉作此書而遺呂相為使耳此書情事妮二文字斐然然背理飾辭十居七八

王荆石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楚與狄以伐晉是以諸侯睦於晉而晉作書以絕之然晉詞亦多誣不足以服秦也

經世鈔而為韓之師此事本晉惠自取語太重則反背理矣

林之奇文公既立未嘗至秦諸侯亦無有朝秦者朱氏謂是楚子送諸秦時經世鈔當是晉作此書而遺呂相為使耳按事折其誣

與夫祀有執膳膳祭肉宗廟之祭則戎有受脰脰亦祭肉命不反然則敬者命之本也

真西山敬之一言乃于聖傳心之法春秋之世去古未遠所以名卿賢大夫猶有聞焉

李九我呂相絕秦以下皆呂相述疾之德詞氣峻整音律響亮

魏禧呂相絕秦玩其文字當是晉作此書而遺呂相為使耳此書情事妮二文字斐然然背理飾辭十居七八

王荆石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楚與狄以伐晉是以諸侯睦於晉而晉作書以絕之然晉詞亦多誣不足以服秦也

經世鈔而為韓之師此事本晉惠自取語太重則反背理矣

與夫祀有執膳膳祭肉宗廟之祭則戎有受脰脰亦祭肉命不反然則敬者命之本也

真西山敬之一言乃于聖傳心之法春秋之世去古未遠所以名卿賢大夫猶有聞焉

李九我呂相絕秦以下皆呂相述疾之德詞氣峻整音律響亮

魏禧呂相絕秦玩其文字當是晉作此書而遺呂相為使耳此書情事妮二文字斐然然背理飾辭十居七八

王荆石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楚與狄以伐晉是以諸侯睦於晉而晉作書以絕之然晉詞亦多誣不足以服秦也

經世鈔而為韓之師此事本晉惠自取語太重則反背理矣

林之奇文公既立未嘗至秦諸侯亦無有朝秦者朱氏謂是楚子送諸秦時經世鈔當是晉作此書而遺呂相為使耳按事折其誣

與夫祀有執膳膳祭肉宗廟之祭則戎有受脰脰亦祭肉命不反然則敬者命之本也

真西山敬之一言乃于聖傳心之法春秋之世去古未遠所以名卿賢大夫猶有聞焉

李九我呂相絕秦以下皆呂相述疾之德詞氣峻整音律響亮

魏禧呂相絕秦玩其文字當是晉作此書而遺呂相為使耳此書情事妮二文字斐然然背理飾辭十居七八

王荆石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楚與狄以伐晉是以諸侯睦於晉而晉作書以絕之然晉詞亦多誣不足以服秦也

經世鈔而為韓之師此事本晉惠自取語太重則反背理矣

林之奇文公既立未嘗至秦諸侯亦無有朝秦者朱氏謂是楚子送諸秦時經世鈔當是晉作此書而遺呂相為使耳按事折其誣

與夫祀有執膳膳祭肉宗廟之祭則戎有受脰脰亦祭肉命不反然則敬者命之本也

真西山敬之一言乃于聖傳心之法春秋之世去古未遠所以名卿賢大夫猶有聞焉

李九我呂相絕秦以下皆呂相述疾之德詞氣峻整音律響亮

魏禧呂相絕秦玩其文字當是晉作此書而遺呂相為使耳此書情事妮二文字斐然然背理飾辭十居七八

王荆石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楚與狄以伐晉是以諸侯睦於晉而晉作書以絕之然晉詞亦多誣不足以服秦也

經世鈔而為韓之師此事本晉惠自取語太重則反背理矣

林之奇文公既立未嘗至秦諸侯亦無有朝秦者朱氏謂是楚子送諸秦時經世鈔當是晉作此書而遺呂相為使耳按事折其誣

與夫祀有執膳膳祭肉宗廟之祭則戎有受脰脰亦祭肉命不反然則敬者命之本也

真西山敬之一言乃于聖傳心之法春秋之世去古未遠所以名卿賢大夫猶有聞焉

李九我呂相絕秦以下皆呂相述疾之德詞氣峻整音律響亮

魏禧呂相絕秦玩其文字當是晉作此書而遺呂相為使耳此書情事妮二文字斐然然背理飾辭十居七八

王荆石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楚與狄以伐晉是以諸侯睦於晉而晉作書以絕之然晉詞亦多誣不足以服秦也

經世鈔而為韓之師此事本晉惠自取語太重則反背理矣

林之奇文公既立未嘗至秦諸侯亦無有朝秦者朱氏謂是楚子送諸秦時經世鈔當是晉作此書而遺呂相為使耳按事折其誣

矣則晉之曲無以自解矣此辭令之最不善者後人但知其誤國事之大也

附見征東之諸侯征猶召也

經世鈔既報舊德矣事無根據說報舊德不得

王元美晉自以鄭貳於楚與秦伐之鄭未嘗侵秦諸侯亦未嘗以秦之退而致命但秦納燭之武之說而私與之盟不終伐鄭之役誠罪也

秦君處此獨不敢斥言何耶

按秦圍鄭之時無諸侯在此蓋疾秦以文書致其意也

經世鈔有大造于西也此事秦極無理晉極厚道當是一篇骨子却如此平三敘去全無精神緊透刺入處

汪道昆辭令神品文公即世穆為不弔章法字法是用宜之以懲不一句法

魏禮秦晉曲直各有所在而此一片強辭責秦何以服人乎凡人欲爭勝

君之疆場鄭人怒秦君疆場之事此乃文致之辭○場音易我文公帥諸侯

及秦圍鄭事在僖三十年晉自以鄭貳於楚故圍之非為秦也秦大夫不詢于

我寡君詢謀也言秦穆公不詢謀于晉文公曰大夫蓋謙辭擅及鄭盟秦擅與鄭盟而

諸侯疾之諸侯疾惡於秦將致命于秦欲致死命而討秦時無諸侯蓋亦不

文公恐懼晉文公恐懼諸侯生變綏靜諸侯乃綏撫安靜四方之諸侯秦

師克還無害秦人圍鄭之師所以能善還無有災害則是我有大造于

西也造成也則是晉有大功于秦也無祿晉無福祿文公即世在僖二十二年穆

為不弔秦穆公不見弔傷蔑死我君輕蔑文公以為已死寡我襄公寡弱

迭我敵地侵迭我晉國之敵地奸絕我好奸犯斷絕我好

伐我保城侵伐我晉國之保城據秦師過國舊日之和好我保城無伐晉保城之事蓋文致之辭

殄滅我費滑費即滑國都秦滅滑在僖三十三年○費扶味反散離我兄弟

我國家謂秦滅滑圍鄭為欲傾危覆滅晉之國家○覆音福下同我襄公未忘君

之舊勲我襄公未忘秦穆公之舊勲而懼社稷之隕而恐懼社稷幾至隕墜

是以有殺之師在僖二十三年猶願赦罪于穆公言

襄公猶欲求穆公弗聽秦穆公弗肯釋憾而即楚謀我文十四年

天誘其衷上天默誘其中心之天理成王隕命文十四年

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秦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

能快志秦穆皆卒穆襄即世文六年晉襄康靈即位秦康公文

靈公文七年立康公我之自出秦康公晉之外甥故言我之自出又欲闕剪

七年立

負明是非于人而

以為事二己是事

二人非者必不能

勝人何者人非聖

人誰能無過決無

事二合理之事欲

言事二合理則中

間牽強附會破綻

必多故也惟平情

以論而摘其是非

之重大者則庶幾

矣

穆文熙公子雍之

來晉實昭之趙盾

負約而以兵攻之

以此罪秦其誣甚

矣

孫鑛通篇俱是造

作出語言最為工

鍊敘事婉曲有條

理其字法細其句

法古其章法整其

篇法密詞之數十

過不厭在辭命中

又別是一種格調

於古今罕有兩真

可謂神品

李笠翁秦晉權詐

我公室

社稷

帥我蝨賊

是以有令狐之後

河曲

俘我王宮

有河曲之戰

康公絕我好也

我君景公引領西望

曰庶撫我乎

君亦不惠稱盟

及君之嗣也

我農功

我是以有輔氏之聚

人我河縣

焚我箕郛

度劉我邊陲

悔過之延

而欲微福于先君獻穆

使伯車來命我景公

修舊德

以追念前勲

言誓未就

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

謂文七年秦納公子雍事此亦文致傾覆我

之辭闕猶掘也剪截斷也○闕音掘

蝨賊蝨食禾稼中各爾雅

云食苗為蝨食節為賊

以喻納公子雍以蕩

謂納公子雍以蕩

秦康公猶不悅改于厥心入我

伐我涑川○涑音粟

剪削我羈馬○馬之地

言秦不通道于東方諸侯則是

我晉景公引領西望於秦引領猶翹首也

言秦庶幾撫晉國乎

利晉有赤狄之禍難謂晉

滅赤狄路氏時○難去聲

言殺戮我邊陲

言殺戮我邊陲

言殺戮我邊陲

言殺戮我邊陲

言殺戮我邊陲

言殺戮我邊陲

言殺戮我邊陲

言殺戮我邊陲

言殺戮我邊陲

言殺戮我邊陲

言殺戮我邊陲

言殺戮我邊陲

言殺戮我邊陲

言殺戮我邊陲

評苑自狄居北狄之西偏與秦皆屬雍州

經世鈔賜命此段理直而敘致亦好

今孤會在十一年申厲公君又不祥祥善也言桓公又萌不善之心

背棄盟誓十二年盟于河西秦伯歸而背晉成○皆音佩自狄及君同州自狄與秦

而獲之納諸文公君來賜命秦桓公使人來命晉曰曰吾與

女伐狄言秦與晉共伐自狄寡君不敢顧昏姆晉君不敢顧昏姆之親

畏君之威畏秦君之威靈而受命于吏謂受伐狄之命于秦史言吏謙辭君

有二心於狄秦君乃有二晉之心而告於自狄曰晉將伐女約晉伐狄而言晉

狄應且憎狄雖應答秦而心實憎惡秦之無信是用告我人

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楚雖與秦相好亦惡秦君不德而反覆

亦來告我楚亦使人來告于晉曰此曰

下至以微不辭秦背令狐之盟言秦既與晉盟于令狐而復背之而

來求盟于我而來求與楚為結盟好昭告昊天上帝盟必告天地祖宗以

功用謂之天以秦三公穆公康公共公楚三王楚三王成王穆王莊王

曰此曰字下兩句余雖與晉出入出入猶往來也言秦雖與

晉相來往余唯利是視我惟視其利而從之不以誠心與晉不穀惡其無成

德此不穀乃楚共告晉自稱言我惡秦之無成德是用宣之是用宣布秦人之言於晉以

懲不一已上皆楚告晉之辭諸侯備聞此言列國諸侯

就寡人就親也親寡人帥以聽命晉帥列國諸侯伐秦以聽和戰之命

唯好是求惟欲與秦和好君若惠顧諸侯秦君若肯加矜惠顧惜諸侯矜

陳卧子不壹以上皆楚告晉之詞此言秦背盟而召楚伐晉

李九我辭不迫切而意獨至

哀寡人矜念哀而賜之盟而賜諸侯以則寡君之願

也則晉君之所願望也其承寧諸侯以退其承君之意寧豈敢

微亂豈敢窮兵以要禍亂君若不施大惠秦君若不肯施恩惠而賜諸侯以盟寡

人不佞晉君不能巧佞之言其不能以諸侯退矣當以諸侯之兵與秦大戰

不能矣敢盡布之執事取以腹心盡宣俾執事實圖利

之使秦之執事實圖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

盟即十一年盟晉侯于河東盟秦伯于河西而又召狄與楚即上文所謂君有二心於

於楚及又求盟欲道以伐晉秦欲引導諸侯是以睦於

晉諸侯惡秦無信是以親睦於晉蓋晉呂相絕秦之辭多誣故傳舉此三事以實秦罪晉欒書

將中軍為元帥荀庚佐之代荀首士燮將上軍

荀庚代荀卻錡佐之代士韓厥將下軍代卻荀罃佐之代

趙旃將新軍代韓厥卻至佐之代趙卻毅御戎代

欒鍼為右欒鍼欒書子為晉侯車右孟獻子曰魯

晉帥乘和帥軍帥乘車士言晉之軍帥與車士和睦帥必

有大功伐秦之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

師戰于麻隧秦地秦師敗績戰敗績不書者蓋以晉稟周命而伐秦師直有

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不更秦官名成差女

曹宣公卒于師曹宣公卒于伐

師遂濟涇涇水名諸侯之師遂濟涇水深入秦地及侯麗而還侯麗

遂晉侯于新楚新楚秦地逐也既戰晉厲公

按秦桓以下三十
一字言晉呂相辭
雖多誣然秦亦固
有罪也
增補合注晉辭多
誣惟既盟令狐而
召狄與楚伐晉三
事為實故傳舉言
以實秦罪

鍾伯敬自古將帥
和調者功無不成
若史駢有趙穿荀
偃有欒賈要得無
債事

穆文熙獻子以和
上晉師有功可謂
有見若肘履相接
則知伯之所以覆
師矣

季本厲公初立銳
意報秦欲集人心
則善魯以厚其禮
欲資兵力乞師以
卑其辭經營二三
年間亦惟伐秦一
事而已然而內無
用賢原本之政外
失友已息爭之方
而徒欲以威制強

秦地諸侯之師及侯麗而還

國卒亦何以服越

馬端臨杜注發明

甚多然其故則非

經信傳麻隊之戰

傳載秦敗績而經

不書以為晉直秦

曲則韓役畫戰時

公在師復不須告

克獲有功亦無所

諱於左傳例不合

不曰傳之繆而稱

經文闕漏其尤甚

者至此始此

陳傅良子印子初

兩下相殺不書

同上自立也太子

未嗣位遇害不書

例在桓五年

經世鈔晉人以伐

秦從役之勞苦請

諸侯俟他年林云

請於晉君非

增補合注討逆

者事矧諸侯既請

止新楚故諸侯之師還過新楚迎之以歸成肅公卒于瑕瑕晉地終○
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訾鄭地鄭
年出奔訾今欲還為害故自訾求入不能不能殺子
于鄭祖廟大宮鄭祖廟也大音泰反軍于市公子班自訾歸
印子孫子印子孫皆鄭穆反軍于市公子班自訾歸
市已巳子駟帥國人盟于大宮子駟穆公子帥鄭國
遂從而盡焚之子駟既盟國人遂從公子班殺子如
即公子駟孫叔班孫知駟子殺四子○曹人
使公子負芻守負芻宣公庶子使負使公子欣時逆
曹伯之喪欣時亦宣公庶子使秋負芻殺其太子負
守國故乘亂殺曹伯之喪于師而自立也負芻自立諸侯乃請討之
曹宣公之太子為曹君

諸侯不義負芻所為故

晉人以其後之勞

請侯他年請於晉君俟冬葬曹宣公經既葬葬既

子臧將出子臧曹之賢公子也不國人皆將從之國

皆不義負芻將出奔他國成公乃懼成公即負芻告罪告罪於

且請焉且請留子臧以乃反而致其邑子臧乃反曹

邑於成公不食其祿為十五年執曹伯傳

經十有四年甲申春王正月莒子朱卒即渠丘公卒

立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晉納之故曰歸○秋叔孫僑

如如齊逆女成公納夫人最為得禮鄭公子喜帥

師伐許○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婦姜氏

有姑之

附見負芻自告罪

於子臧且留子臧

自全茲其才智不

在季子下矣

穆文熙子臧致邑

而盟而後執之非

霸討矣

耶他日俟其來會

晉之遂成其思也

國踰年而人心已

戴之為君也豈非

請於晉君非

諸侯不義負芻所為故
晉人以其後之勞
請侯他年請於晉君俟冬葬曹宣公經既葬葬既
子臧將出子臧曹之賢公子也不國人皆將從之國
皆不義負芻將出奔他國成公乃懼成公即負芻告罪告罪於
且請焉且請留子臧以乃反而致其邑子臧乃反曹
邑於成公不食其祿為十五年執曹伯傳
經十有四年甲申春王正月莒子朱卒即渠丘公卒
立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晉納之故曰歸○秋叔孫僑
如如齊逆女成公納夫人最為得禮鄭公子喜帥
師伐許○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婦姜氏
有姑之
附見負芻自告罪
於子臧且留子臧
自全茲其才智不
在季子下矣
穆文熙子臧致邑
而盟而後執之非
霸討矣
耶他日俟其來會
晉之遂成其思也
國踰年而人心已
戴之為君也豈非
請於晉君非

成經十四年

楊士勛苦子朱者
莒源立公今不書
莒者莒須稱莒莒
無謚故不書莒也
高閼晉受衛國通
逃罪戾之臣又疆
歸之故書自晉歸
許翰鄭逼許楚困
鄭以國大小兵力
疆弱更相吞噬矣
李廉夫人有姑而
稱婦者三文四年
逆婦姜言元年婦
姜至皆不書氏惟
此齊姜書氏無貶
辭也

高閼秦桓公立二
十八年卒史失其
名

常稱也若姜姑則不書氏是故有成風則出○冬十
月庚寅衛侯臧卒定公卒子秦伯卒無傳桓公卒
傳十四年春衛侯如晉如晉晉侯疆見孫林父焉
林父以七年奔晉晉厲公疆見林父於衛
定公欲歸之也○疆上聲見音現下同
衛定公不肯見林父夏衛侯既歸及夏衛定公晉侯使卻擘送
孫林父而見之晉又使卻擘送林父衛侯欲辭衛侯
晉不見定姜曰不可定姜定公夫人也是先君宗卿
之嗣也林父孫良夫之子是衛大國又以為請晉為
又以林不許若不許將亡違大國必見伐雖惡之言
父為請晉之請將亡將有滅亡之禍雖惡之言
侯雖惡林父不猶愈於亡乎不猶愈於亡乎不猶勝愈於君其忍之
○惡去聲

傳十四年

許翰人臣不唯義
之為安而介恃大
國使之反已此能
為逐君之惡者也
惟辨之不早是以
衛獻至于出奔禍
兆此矣蕭易辭也
自晉奉之故也
補注世本孫氏出
於衛武公至林父
八世
李于鱗閼并黨
之言乃有當理如
是倘執而不見則
激之成變矣
陳傳良復之復宜
不書傳言非衛侯
之志所以書歸

勸定公忍性以見孫林父安民而宥宗卿不激晉伐則為安民赦
不亦可乎言其衛侯見而復之定公乃見林父衛侯
享苦成叔苦成叔即卻擘衛定甯惠子相甯惠子甯
享禮也相去聲苦成叔傲苦成叔受享甯子曰即甯苦成
家其亾乎言將亾古之為享食也古人設為享
以觀威儀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省禍福也謙
則受福驕滿則受禍故詩曰舉小雅兕觥其觶以兕
故可以省蔡其禍福舉小雅兕觥其觶以兕
此飲酒之罰爵也古之王者與羣臣飲宴無失旨酒
禮者其罰爵皆觶然空設而不用○觥古橫反
思柔言君子好禮其飲旨美之酒彼交匪傲彼之交
無傲情皆思柔順其德無有過失萬福來求言已雖無事於求福今夫子傲於事而
之心而萬福自來求已

驕傲慢 取禍之道也謙者自然受福則傲者自然取禍此必然之理為十七年卻氏

傳也○秋宣伯如齊逆女宣伯即僑如稱族經書叔孫僑如尊君命

也為君逆故稱叔孫以尊君命○八月鄭子罕伐許子罕即經敗

焉子罕之師為許所敗戊戌鄭伯復伐許鄭成公耻敗復以兵伐許○復浮去庚

子入其郛鄭師入許之郛鄭許人平以叔申之封四年鄭公孫申疆許

田許人敗之不得定其封疆今許以是所封之田求和於鄭○九月僑如以夫人

婦姜氏至自齊見經舍族經不書叔孫僑如尊夫人也為夫人故

不稱叔孫以尊夫人故君子曰春秋之稱稱權衡也言春秋書法權衡其輕重○稱

聲微而顯辭微而義顯志而晦志記也晦亦微也謂約婉言以記事事叙而文微婉

而成章婉曲也謂曲屈其辭有所辟諱以示大順而成篇章盡而不汙謂直言其事盡

其事實無所汙曲○汗音紆懲惡而勸善善名必書惡名不減所

非聖人誰能脩之自非吾夫子大聖人誰能脩春秋成此五者○衛侯有

疾衛定公有疾病使孔成子成子孔達之孫甯惠子甯殖立敬妣之子

行敬妣定公之妾行其所生子也○衍苦且反以為天子立衍以為天子冬十

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夫人姜氏即定姜既哭定公而止息

見天子之不哀也定姜見天子衍無哀戚之容不內酌飲痛憤不能食故

不納酌飲○內如字又音納歎曰自歎息而言曰是夫也夫賤者之稱將

不唯衛國之敗言獻公將不惟敗衛國之政其必始於未亾人若

行無禮必從已始未亾人定姜自稱下言暴妾使余是也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嗚呼

歎息之聲言上天孔成子所謂躒其禍衛國也夫左傳評林卷二十九

吾不獲鱗也使主社稷鱗行之弟言我不

左傳評林卷二十九

左傳評林卷二十九

左傳評林卷二十九

左傳評林卷二十九

左傳評林卷二十九

左傳評林卷二十九

左傳評林卷二十九

補注尊君命說見宣元年
陳傅良連兵雖君將不書義司宣三年晉侯
凌稚隆前書叔孫僑如後書僑如自是書法省文劉所謂一事而兩見卒名之是
王元美微而顯五句足盡聖人作經之旨若如胡氏所釋則春秋當作申
韓刑名法律之書其事實無所汙
補注此或君子之言但傳為稱族去族發則亦陋爾
評苑君非聖人如孔子誰能修春秋使成上五例也此章訓釋已詳序文
經世鈔獻公不哀而定姜知其禍衛國石惡不哀而成子以為不有其宗故孝者百行之原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丁燿父死不哀此孔成子所謂躒其

本者人未有本凶
而可為善者也婦
人如此相子見
大之識

得縛也使主衛國之
大夫聞之衛國之大無不聳懼
懼禍將及已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
林父重器寶器也孫文子懼禍故不
敢舍其寶器於衛國○舍音赦下同
置其寶器於而甚善晉大夫
戚戚孫氏邑孫文子備亂起欲以晉
為襄十四年大夫為援故與之甚善
衛侯出奔傳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二十九

左傳評林

明吳興凌稚隆
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與田元繼
志季父輯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三十

魯成公五

梅谿 林堯叟唐翁

成經十五年

經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無傳○三月乙

巳仲嬰齊卒無傳○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

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

京師特書晉侯討有罪也○公至自會無傳○夏六月宋公固卒

平公成立○楚子伐鄭○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三月

而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

殺其大夫山此蕩澤稱國以殺而山不○宋魚石出

此獨稱晉侯者以
其執既當罪又歸

京師得侯伯討罪之義故明書晉侯

之爵以表其善也

日知錄經文所書

葬列國之君無非

柔且者惟此八月

庚辰葬宋共公是

剛自其亦兩不克

葬遲而至明且者

坎元繼按曲禮云

內事以柔且乙丁

已辛癸五偶為柔

劉敞杜云華元欲

挾晉以自重故以

外納告非也如左

氏說則魚石止華

元耳大凡奔者在

外而內無形援則

有挾大國之勢以

重其身求人而已

今華元內有魚石

之援則不待挾晉

以為勢而自入也

尚何求而挾晉哉

高閔外會書卿蓋

始于此

孫復諸侯大夫不

敢致吳子也吳子

在鍾離故相與會

奔楚魚石公子目夷之曾孫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

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鱣邾人會吳

于鐘離鍾離楚邑淮南縣此會吳之始亦晉以諸侯

之大夫會吳之始○自是大夫自為會矣○

鮒音○許遷于葉傳曰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菽

也即南陽葉縣是○葉音攝

傳十五年春會于戚晉厲公命諸侯于戚

討曹成公也即負芻

自今始討其罪事在十三年

執而歸諸京師執曹成公歸諸周

書曰晉侯

執曹伯據經書晉侯執曹伯不書人也

不及其民也左氏謂曹成公惡不及民故不

稱人以執此春秋例也○愚按稱晉侯

執曹伯此為討罪特筆不可以例為拘

凡君凡為

道於其民以無道加於其民

諸侯討而執之諸侯有討於其罪而拘執其君

則曰則書某人執某侯此左氏稱人之例以為眾所欲執也

否則曰則書

否謂身犯不義者傳例自

侯將以曹公子臧見見音現而立之而立子臧以為君

辭子臧辭不肯立曰前志有之志書也言前人之書有之

曰聖達節節禮

次守節次謂

也為君非子臧

雖不能聖雖不能為聖人之事敢失守乎敢為

失其所守乎遂逃奔宋子臧遂逃奔宋國不肯立

○夏六月宋共公卒

為下宋亂起

○楚將北師楚居南方將北師

子囊曰子囊曰

而背之而背之

無

乃不可乎言其不可也

子友曰公子

敵利則進制敵之道

見利則進

子友曰公子

敵利則進制敵之道

見利則進

子友曰公子

敵利則進制敵之道

見利則進

子友曰公子

敵利則進制敵之道

見利則進

子友曰公子

敵利則進制敵之道

見利則進

子友曰公子

敵利則進制敵之道

見利則進

子友曰公子

敵利則進制敵之道

及民乎胡傳以晉

侯孰得其罪故獨

書爵足破左氏之

謬

穆文熙爭立乃春

秋故君而有讓國

君子賦者殊可佳

尚當與吳季子同

高風矣

經世鈔語自好然

當以賴韋之言為

正

評苑節猶分也言

聖人達於天命無

可不可

王元美子賦既為

社稷鎮公子當負

芻守國時豈不能

見微知著銷其逆

乎乃變詐而以守

何盟之有何盟誓之申叔時老矣申叔時楚大夫在

申老歸聞之聞子反背曰子反必不免言子反必信

以守禮盟誓之信所以禮以庇身會同之禮所以信

禮之凶弃信背禮欲免欲免於禍得乎言不楚子侵鄭從

及暴隧暴隧鄭地遂侵衛楚遂自及首止首止

鄭子罕侵楚子罕即公子喜取新石取楚新欒武子

欲報楚欒書欲報楚韓獻子曰即韓無庸言無用使

重其罪背盟數戰罪也民將叛之楚國之民不直無

民孰戰楚失其民誰與我戰為秋八月葬宋共公

於是華元為右師為宋右魚石為左師為宋左

蕩澤為司馬蕩澤公孫壽之孫蕩意華喜為司徒華

公孫師為司城師在公孫為向為人

為大司寇為宋大司鱗朱為少司寇朱鱗瞿孫為宋

向帶為大宰為宋大宰之官魚府為少宰

蕩澤弱公室蕩澤為司馬殺公子肥肥文

華元曰我為右師華元言我為君臣之

師所司也此右師職守今公室卑

而不能正不能正其典吾罪大矣言我曠官

不能治官不能治敢賴寵乎敢倚賴其君乃出奔晉

二華華元右師戴族也宋戴公司城公

左傳卷三十

彭士望華元以奔師

莊族也

宋莊公之子孫

六官者

魚石左師，蕩澤司馬，向為大司寇，鱗朱少司寇，向

本領在又曰大臣

帶大宰，魚

皆桓族也

皆桓公之子孫

魚石將止華元

魚石見

華元出

明決於義，當以華

奔將往

魚府曰

魚府謂

右師及

言華元

必討

元為法

穆文熙華元不能

罪

是無桓氏也

恐討蕩澤并及

魚石曰

右師苟獲反

制公族而自出奔

言華元苟

雖許之

蕩澤之罪

必不敢

畏桓族之強

必不敢討

得有情

且多大功

且華元身多大功

如克合晉楚

國人與之

宋國之人

不反

敘得明淨雖無奇

能亦自濃

不反

若華元不

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

恐

國

附見右師及討桓

族能知向成之賢

故不逐之是乃桓

氏雖亡必不盡滅

也

右師討

蕩澤之罪猶有成

故不逐之是乃桓

氏雖亡必不盡滅

也

桓氏雖亡

孫雖亡

必偏

孫雖亡

彭士望族以賢重

必偏而

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

魚石乃自往止華

請

元于河上之地

請

亦足見華元生平

好尚

許之

魚石許

乃反

華元乃

使華喜公孫師

王元美魚石之自

止元於河上也畏

其挾晉援以討而

桓氏皆無祀於宋

也其既許元討山

而終不免於去也

為與山有親而嘗

同惡恐見及也但

所奔在楚而宋為

中國要樞正楚所

欲爭卒致助魚石

入彭城釀成他日

之大禍則魚石之

罪大矣

彭士望此際用人

一差元必反禍帥

國人足見民心向

元

左傳平水卷三十

八四

師

莊族也

六官者

魚石將止華元

必討

且多大功

國人與之

敘得明淨雖無奇

能亦自濃

不反

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

右師討

蕩澤之罪猶有成

也

故不逐之是乃桓

氏雖亡必不盡滅

也

桓氏雖亡

必偏

孫雖亡

請

亦足見華元生平

好尚

許之

乃反

使華喜公孫師

王元美魚石之自

止元於河上也畏

其挾晉援以討而

桓氏皆無祀於宋

也其既許元討山

而終不免於去也

為與山有親而嘗

同惡恐見及也但

所奔在楚而宋為

中國要樞正楚所

欲爭卒致助魚石

入彭城釀成他日

之大禍則魚石之

罪大矣

彭士望此際用人

一差元必反禍帥

國人足見民心向

元

左傳平水卷三十

八四

經世鈔凡人當變高丘而望則馳而果馳驅騁而從之五大夫亦騁而逐難須看風轉帆若華元之歸則馳而去騁而從之之欲與華元俱歸太執太矯欲以市重遷延失機不可及矣魚石諸人之奔可以為鑒

同上騁而從之以下元過負魚石矣然華元自止而不可後乃騁而從真兒戲也

靖國人以安靖宋國之人晉三郤害伯宗伯宗之賢及欒弗忌弗忌亦餘不足記也彭士望向戌為左師大作畧不止安桓族

伯州犂奔楚州犂伯宗子其父被殺故韓獻子曰韓厥郤氏其不免乎郤氏其不能免於禍乎善人夫人之有善德行者天地之紀也此地之綱而驟絕之而驟絕天地之紀也

而驟絕之地之和不亾何待不亾何待焉尚何待焉

經世鈔凡謀害君

子者皆是與天地為仇敵縱迷顯報必有鬼誅紀字妙所以綱紀天地不致崩墜者全靠善人持權自三皇五帝以來若無善人只是小人庸人擠塞兩間只算得鳥獸草木豕二榛二耳成得世界否余嘗愛古人者天地之心民神之主善人天地之紀善衆之主等語一句包蓄千萬種道理即聖人之經何以加此

初伯宗每朝先時伯宗每朝于君其妻必戒之伯宗之妻必告戒之卜盜憎主人言主人非得罪於盜民惡其上言上人非得罪於下民而

子鍾離見經始通吳也吳始與中許靈公畏偏于許靈公畏其國鄭請遷于楚乃請遷都于楚辛丑楚公子申

十有六年丙戌春王正月雨木冰無傳記寒過節水封著樹公羊夏四月辛未滕子卒文公卒成鄭公

子喜帥師侵宋喜即子罕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無傳

穆文熙婦人之言如此類者絕少即

達士之見何以加諸吾每讀書及此為變色矣

按曰盜以下一句后稷廟金人銘中語出家語觀周篇

王百穀始通吳也此巫臣在吳教之通上國也

成經十六年程頤兩木水春秋所書災異皆天人響應但人以淺狹之見以為無應其實皆應之然漢儒言災異皆牽合不足信儒者見此因盡廢之

王葆陰陽和則雨

兩者融陰陽之和以會致史異文也

氣以潤澤於草木者也今乃封著於木則陰勝而陽不足甚矣

孫覺韓之戰實獲晉侯不言晉師之敗君獲則師敗矣

鄢陵之戰楚子傷焉不曰楚子敗君子盟于武城

傷則師敗也劉絢夫子於魯事有可耻者必為之諱君臣之禮也若我無失道而橫逆所加則不諱今晉估疆而不見公我何罪故直書以罪諸侯也

陸淳曹伯之篡罪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欒黶音黶傳同○甲午晦晉侯及

楚子鄭伯戰于鄢陵鄢陵鄭地楚子鄭師敗績楚師未大崩楚子傷

子鄭師敗績師故○楚殺其大夫公子側側子及背盟無禮卒以敗

師故○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沙隨宋地

不見公不及鄢陵戰故不諱者耻輕於執事○公至自會無傳○公

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尹子周卿士子爵也於是始以王臣與伐

曹伯歸自京師○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

茗丘茗丘晉地舍之茗丘明不以歸不稱行人非使人也○茗音條○冬十月乙亥

叔孫僑如出奔齊公未歸國命國人逐之○十有二月乙丑季

孫行父及晉郤犇盟于扈晉許魯平故盟○公至自會無傳

乙酉刺公子偃魯殺大夫皆言刺義取諸周禮三刺之法

十六年附錄春楚子自武城楚共王自楚武城之地使公子

成楚大以汝陰之田以汝水之南近鄭之田求成于鄭以田行賂求成

鄭叛晉鄭得楚田遂決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楚子在武城故

夏四月滕文公卒見經○鄭子罕伐

宋滕宋之與國鄭因滕有喪而伐宋故傳舉滕文公卒侵伐經傳異文經從告傳言實他皆倣此

將鉏樂懼敗諸洧鉏樂氏族敗鄭子罕之師於洧洧鉏樂懼既敗鄭師而退舍

退舍於夫渠將鉏樂懼既敗鄭師而退舍止於夫渠宋地○夫音扶

不做宋師不做備鄭人覆之鄭人乘其不備覆而敗諸洧

獲將鉏樂懼獲宋帥宋恃勝也宋恃洧敗

左傳卷三十一

莫大焉晉侯討而之勝而不傲備○附錄衛侯伐鄭衛獻公至于鳴鴈師

執之其事當矣王故反○鄭所敗至于鄭衛侯為從晉故伐鳴鴈○鄭為去聲○晉侯將伐鄭師

刑也書曰歸自京師以深譏王也高閔季孫得釋將與公皆歸故僑如懼罪而出奔皆叛四方諸侯皆叛不獨鄭叛晉可以逞逞快也晉厲公無道若逞吾願言若逞快我之願欲諸侯

趙鵬飛公子買成衛不交成刺之非其罪也不書其政無以見其非罪故先書成而後書刺偃之罪於僑如之奔已知其為惡黨故直書刺而罪自顯春秋之法如此

傳十六年經世鈔鄭叛晉以賂叛可羞新軍為新中軍荀瑩居守荀瑩一軍佐於是荀至佐荀瑩代趙

也言其不久欒武子曰欒武子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言不可以當我執政之世而失諸侯必伐鄭必討鄭人乃興師乃起

欒書將中軍為元帥士燮佐之代荀瑩荀瑩將下軍荀瑩一軍佐於是荀至佐荀瑩代趙

欒書將中軍為元帥士燮佐之代荀瑩荀瑩將下軍荀瑩一軍佐於是荀至佐荀瑩代趙

欒書將中軍為元帥士燮佐之代荀瑩荀瑩將下軍荀瑩一軍佐於是荀至佐荀瑩代趙

欒書將中軍為元帥士燮佐之代荀瑩荀瑩將下軍荀瑩一軍佐於是荀至佐荀瑩代趙

欒書將中軍為元帥士燮佐之代荀瑩荀瑩將下軍荀瑩一軍佐於是荀至佐荀瑩代趙

欒書將中軍為元帥士燮佐之代荀瑩荀瑩將下軍荀瑩一軍佐於是荀至佐荀瑩代趙

欒書將中軍為元帥士燮佐之代荀瑩荀瑩將下軍荀瑩一軍佐於是荀至佐荀瑩代趙

欒書將中軍為元帥士燮佐之代荀瑩荀瑩將下軍荀瑩一軍佐於是荀至佐荀瑩代趙

欒書將中軍為元帥士燮佐之代荀瑩荀瑩將下軍荀瑩一軍佐於是荀至佐荀瑩代趙

欒書將中軍為元帥士燮佐之代荀瑩荀瑩將下軍荀瑩一軍佐於是荀至佐荀瑩代趙

欒書將中軍為元帥士燮佐之代荀瑩荀瑩將下軍荀瑩一軍佐於是荀至佐荀瑩代趙

欒書將中軍為元帥士燮佐之代荀瑩荀瑩將下軍荀瑩一軍佐於是荀至佐荀瑩代趙

欒書將中軍為元帥士燮佐之代荀瑩荀瑩將下軍荀瑩一軍佐於是荀至佐荀瑩代趙

欒書將中軍為元帥士燮佐之代荀瑩荀瑩將下軍荀瑩一軍佐於是荀至佐荀瑩代趙

欒書將中軍為元帥士燮佐之代荀瑩荀瑩將下軍荀瑩一軍佐於是荀至佐荀瑩代趙

欒書將中軍為元帥士燮佐之代荀瑩荀瑩將下軍荀瑩一軍佐於是荀至佐荀瑩代趙

汪道昆若逞吾願國語云若以吾意諸侯皆畔則晉可為也此起句似

補注傳欲見勝下諡下偶連鄭伐宋事注云因勝有喪甚矣說在僖十九年

高閔鄭至是附楚為楚加兵於宋故書侵

揚升菴用兵亦有不傲而不敗者如李廣是也然終不可論兵法

○守 郤犇如衛郤犇奉命遂如齊郤犇自衛皆乞師齊衛焉欒麇來乞師欒書之子孟獻子曰有勝孟獻子見欒麇奉命

矣讓有禮故知其將勝楚戊寅晉師起晉師起聞有晉師鄭人聞晉將使告于楚鄭使入告姚句耳姚句耳

與往句耳鄭大夫與往告楚非奉使也楚子救鄭楚子救鄭王救王救司馬將中軍子反為令尹將左子重將右尹子

辛將右子辛公壬夫過申楚師過楚申子反入見子反入見申叔時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子反因問叔時

對曰申叔時德刑也德刑也詳義也詳義也禮信也禮信也戰之器也戰之器也

也有此六者則可以戰德以施惠故德澤可以施恩惠於民刑以

也有此六者則可以戰德以施惠故德澤可以施恩惠於民刑以

也有此六者則可以戰德以施惠故德澤可以施恩惠於民刑以

也有此六者則可以戰德以施惠故德澤可以施恩惠於民刑以

也有此六者則可以戰德以施惠故德澤可以施恩惠於民刑以

也有此六者則可以戰德以施惠故德澤可以施恩惠於民刑以

也有此六者則可以戰德以施惠故德澤可以施恩惠於民刑以

也有此六者則可以戰德以施惠故德澤可以施恩惠於民刑以

也有此六者則可以戰德以施惠故德澤可以施恩惠於民刑以

也有此六者則可以戰德以施惠故德澤可以施恩惠於民刑以

也有此六者則可以戰德以施惠故德澤可以施恩惠於民刑以

也有此六者則可以戰德以施惠故德澤可以施恩惠於民刑以

也有此六者則可以戰德以施惠故德澤可以施恩惠於民刑以

也有此六者則可以戰德以施惠故德澤可以施恩惠於民刑以

也有此六者則可以戰德以施惠故德澤可以施恩惠於民刑以

也有此六者則可以戰德以施惠故德澤可以施恩惠於民刑以

也有此六者則可以戰德以施惠故德澤可以施恩惠於民刑以

也有此六者則可以戰德以施惠故德澤可以施恩惠於民刑以

通

孫鑣突然出論若
顛倒是非其鋒甚
隋而不言其故
按今晉伐鄭逞其
志則四方諸侯皆
叛晉然則晉能知
禮而自修德却勝
鄭獨叛而晉志驕
故范文子顛倒是
非而言晉可以逞
孫鑣樂武子曰不
可以當一旬人情
國勢俱盡更何須
多語
魏世傲苦心之言
及覺詫異對豪氣
喜事人說自不中
同上只從自己功

正邪刑法可以正詳以事神詳以事神則義以建利義以建利則

利皆得宜禮以順時禮以順時人皆知禮則信以守物人皆知信

則守物而民生厚而德正德以施惠故民生

用利而事節義以生利故民用自利時順而物

成禮以順時故民時皆順上下和睦六者皆備故

旋不逆周旋舉動求無不具下應上命各知其極極

故詩曰思文詩立我烝民我衆民莫

匪爾極莫匪中是以神降之福神降之福時無災

害天時無水民生敦厯敦厚厯大和同以聽和同其

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莫不盡其忠力致死以補

其闕致其死力以補此戰之所由克也戰所以克

楚今我內弃其民內弃其國之人民而外絕其好外

而食話言消食晉楚無相加戎之話言是奸時以動

而疲民以逞晉不犯楚而勞

進退罪也或進或退皆

民不知信民不知君

人恤所底底至也人各憂卹其其誰致死其誰肯

吾不復見子矣言其必敗

子駟問子駟問

其行速言楚師之過險而

左傳評林卷三十一

名起見
胡彥遠晉托魯最
重而樂賢之執禮
亦卑他國視魯以
為進退則魯公之
不至晉怒獨重矣
穆文惠申叔料子
反之敗與蹇叔料
秦師同皆國之老
成人也故曰老成
言不可不聽
鍾伯敬德刑詳義
禮信二句為此段
之綱見楚皆失之
是以其師必敗矣
孫鑣語常而勢散
全無鍊法
雁參自上下和睦
立我烝民至此總

左傳評林卷三十一

論在上德義禮三
事以教於下則在
下之人皆無邪惡
以信自守即包上
刑以正邪信以守
物一句
經世鈔申叔時知
楚之必敗范文子
憂晉之必勝二公
皆老成深識之言
而文子見尤高別
有論
揚升菴文子度是
戰晉必勝楚勝則
厲公無道君臣必
不和容而亂作故
欲逃楚以紓憂
經世鈔語有含著
有直刺包括向後
多少事體

不整所過險阻不速則失志於思慮不整喪列不
則必喪其行列志失既失列喪又喪將何以戰將何
○喪去聲下同
可與楚懼不可用也楚救鄭之師五月晉師濟河晉
濟河將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下中
伐鄭軍佐欲曰我偽逃楚言我詐為畏可以紓憂紓緩也
還師皆老成深識之言夫合諸侯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非我力
晉國之憂晉國之憂夫合諸侯以為盟主非吾所能也之所能
以遺能者之能者○遺去聲我若羣臣輯睦言我
羣臣安輯和睦以事晉君武子曰即欒不可言
還師師六月晉楚遇於鄢陵於鄭鄢陵之地范文子不
欲戰與楚師戰卻至曰新軍韓之戰在僖十年惠公

穆文惠范文子不
欲戰者慮戰勝驕
君恐有內憂後果
如其說可謂遠見
但晉楚既以合圖
失能終止止之或
可在初發謀時也
魏世倣至此始暢
發深憂遠慮千古
名言
鍾伯敬深厚高遠
之言覺知勇二字
尚屬膚近
王荆石文子之意
隱然不露惜卻至
不能悟也

不振旅晉惠公戰敗為秦所箕之後在僖二年先軫不
反命先軫死於狄邲之師在宣十荀伯不復從荀林
走不復從故道皆晉之恥也此二後皆晉子亦見先君之事
矣言范文子亦見先今我辟楚今我逃避楚師不又
益恥也又增益晉國文子曰即范吾先君之亟戰也
有故也亟數也言我先君之數戰秦狄齊楚皆疆西秦
東齊南楚四國皆強不盡力先君若不子孫將弱則四國競強
微弱今三疆服矣已敗是二強服矣敵楚而已
為敵僅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聖人安不危治不忌
有楚耳才常主外寧必有內憂外患既息而內患
不自非聖人才常主外寧必有內憂外患既息而內患
生不自非聖人才常主外寧必有內憂外患既息而內患

魏世傲玩此一語在內之憂患者蓋釋楚何不治以為外懼乎以為晉君之

則文子已預定必勝矣前語似怯不能料敵豈知所怯正在勝敵哉

孫鑿晉尚未陳楚陳音陣下同軍吏患之楚先陳為患范匄趨進

陳直逼躡晉軍若使晉無所措手故曰壓是以范宣子

進陳于軍中之計其竈以為戰地陳於軍中故結陣於晉之軍中而

難伯欽固壘而待易坤靈圖里尤出自羊水入肱入趾

疏首登尤淖以伐空桑黃帝殺之青逐之其父執戈以逐曰國之存亡言晉國存

天也天子受父之杖今即教子以意樂書曰楚師輕窳能持重窳音挑又去聲固壘

戒諸大夫也

而待之若固壘不三日必退持之三日楚師必退退而擊之

楚既退而必獲勝焉必得勝郤至曰楚有六間

楚惟二卿相惡使隙有六不可失也此機會其二卿相惡

間去聲不和一王卒以儻楚王之親兵罷老不代鄭陳而

不整鄭師從楚雖成陳間也變軍而不陳變夷從楚雖成

也陳不違晦晉軍而陳不避晦且五間也在陳而

陳不違晦晉軍而陳不避晦且五間也在陳而

顧其後人恤所底各懷莫有闕心莫有戰闕之

必良王卒以舊以犯天忌犯天時之忌我必克之

必言我楚子登巢車巢車車上為檣者以望晉軍

必勝楚楚共王升其上

左傳評林卷二十一

左傳評林卷二十一

左傳評林卷二十一

左傳評林卷二十一

穆文熙問答若在
目前惜哉楚有伯
州犁而楚不能用
也
經世鈔合寫兩軍
舉動指點如見形
聞聲真是妙筆
孫鑑千古奇事亦
千古奇敘真是神
品
徐揚真摹寫鬚眉
畢露王曰下九也
字七矣字一乎字
歷二可指尤妙何
也字只一見無問
答痕迹

高如巢可以望敵故
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于王後

州犁伯宗子前年奔楚為楚大宰令尹子
重使州犁侍於楚共王之後○大音泰
王曰問伯州犁

騁而左右何也言晉軍有騁走者曰州犁召軍吏也

軍吏散居軍中故
皆聚於中軍矣王又問今皆聚何也曰

合謀也州犁言此合張幕矣王又問晉軍曰虔卜於

先君也伯州犁言此敬上軍徹幕矣王又問晉軍已

曰將發命也州犁言此元帥將甚躑且塵上矣王又

軍甚躑謙且塵起何也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州犁言此將

為行陣也○皆乘矣王又問晉軍皆乘左右執兵而

下矣左將帥右車右皆曰聽誓也州犁言此聽元戰

乎王又問晉曰未可知也州犁言尚乘而左右皆下

矣王又問晉之將帥車右曰戰禱也州犁言此將戰

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之公晉侯也伯州犁晉人知晉

苗賁皇在晉侯之側苗賁皇楚鬬椒子宣四年奔亦

以王卒告賁皇知楚之情故亦皆曰晉侯左國士在

國士在楚且厚楚師衆多也且不可當也不可當也憚於合戰

與苗賁皇苗賁皇言於晉侯苗賁皇進曰楚之良言楚

兵在其中軍皆在其王族而已王族之兵請分良以

擊其左右請分晉精兵以擊而二軍萃於王卒既擊

右軍乃以晉三軍聚合必大敗矣必大敗矣楚師公筮之公

而擊楚中軍之王卒必大敗矣楚師公筮之公

毛晉曰二乎妙

李笠翁鄭伯之所
以敗王於繻葛亦
用三軍萃於王卒
之法蓋王在軍將

帥之時擊甚多所
以易敗

帥之時擊甚多所
其吉凶

史曰吉

其卦遇復

震下坤
上復安

靜不

曰南國感

此十者辭也復陽長之卦陽氣起于
南行推隱故曰南國感也○感音足

王中厥耳

南國勢
感則離

射其元

射其元○射音石下同
受其咎離為諸侯又為目

國感

陽氣南升
王傷諸侯

故曰王中厥耳

○中去聲

國感

南國既感

王傷

諸侯

矢中其目

不敗何待

楚師不敗
更復何待

公從之

厲公從其

有

淖於前

淖泥也適有泥淖在
於行前○淖音關

乃皆左右相違於淖

師

乃皆左右相違於淖

步殺御

晉厲公

步殺御

為

欒鍼為

右鐵藥書子為

彭名御楚共王

彭名楚大夫為共

王戎御○共音恭

潘

黨為右

黨為右

石首御鄭成公

石首鄭大夫

唐苟為

右車右

欒范以其族夾公行

為鄭伯

欒范

以其族夾公行

厲公為行備禦左右

謂中軍以中軍夾

同上族者屬也屬

公也行音枕

陷於淖

晉厲公之車

欒書將載晉侯

欒書見公車陷

淖故欲載晉侯

以鍼曰

書退

君前臣名故欒鍼

國有大任

謂元

帥之職言書

既當大任

焉得專之

又安得專命復

且侵官

且載

冒也

有貪冒之罪

失官

去將而御

慢也

有怠慢

離局

遠其部曲

姦也

有姦邪

有罪焉

舉而

不可

犯也

乃撤公以出於淖

撤舉也欒鍼既言乃

與養

於泥淖之外

癸巳潘尫之黨

許言丘近一反

癸巳潘尫之黨

黨潘尫之子

與養

由基

由基楚

善射者

蹲甲而射之

蹲聚也聚甲而射

微七札

為

有

有

二臣如此

言楚君有二臣

何憂於戰

何憂於戰

王

孫鑣追敘乃用干

支紀亦僅見此

周亮正成十六年

支紀亦僅見此

周亮正成十六年

支紀亦僅見此

支紀亦僅見此

支紀亦僅見此

潘廷之黨襄二十三年申鮮虞之傅擊並以父名子者意必當時有同名者故特舉其父以別之

穆文熙養由神射古今所鮮讀其一矢復命猶可想見安閑之態

同上卻至見楚子復命

怒共王聞之曰大辱國言其不尚智謀而尚勇力大辱楚國詰朝爾

射詰朝猶明朝戰之日也言明朝爾射死藝言汝以射自多必當以藝死也呂錡夢射

凡呂錡即魏錡中之中退入於泥又夢身退入於泥占之

自占其夢曰姬姓言周世姬姓為尊日也尊日之象也異姓異姓為異月也

象也果月之必楚王也楚異姓故知楚之應射而中之

而中退入於泥亦必死矣亦必死之象及戰及戰

射共王中目共王中其目王召養由基共王怒乃召養由基

與之兩矢王與由基兩矢使射呂錡使由基以兩矢射呂錡中項伏弢

復命復命卻至三遇楚子之卒卻至晉新軍佐凡見楚子

必下必下車免胄而趨風免其首也而趨走疾如風皆致恭

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問遺也有隼韋之跗注隼赤

曰方事之殷也言方戰事殷盛之時有隼韋之跗注隼赤

傷乎恐其傷也此皆卻至見客卻至見楚免胄承命

王之外臣至自稱外臣至從寡君

之戎事從晉君兵以君之靈以楚君之威靈問蒙甲冑問猶

不敢拜命禮介者不拜介甲也敢告不寧敢

君命之辱以楚君辱為事之故言君辱命來問

安寧安寧

為妙

李九我叙問答二答其詞在戰事中有優柔溫肅之度所以為妙

此豈待敵國之禮所以樂書之諧共王

得行而終致殺身也

李九我叙問答二答其詞在戰事中有優柔溫肅之度所以為妙

不得答。○敢肅使者肅以手至地若令揖也敢肅三楚之使者○使去聲下同

肅使者而退而退三肅蓋敬晉韓厥從鄭伯韓厥下軍

師以師謂極務再辱國君乃謂射楚王及獲成公也其御杜溷羅曰溷羅謂速從之

其御屢顧鄭伯之御不在馬御馬可及也言

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齊侯故言不可以再

乃止乃止不郤至從鄭伯郤至以新軍其右弗

翰胡曰郤至之車右弗翰胡謂謀輅之欲遣謀以輅

余從之乘我自後登鄭伯而俘以下而

郤至曰傷國君有刑郤至言傷國

亦止亦止不石首曰鄭成衛懿公唯不去其旗言昔

公與狄戰敗惟不知去去上聲是以敗於熒熒戰在乃內旌

於殺中石首乃取鄭伯之旗內藏於唐苟謂石首唐

曰子在公側言石首為御在君敗者壹

大敗者壹大謂我不如子然我為車右與子以君免

石首為御當御君我請止唐苟自請乃死唐苟乃力

楚師薄於險楚師迫叔山冉謂養由基叔山冉楚人

曰雖君有命言雖楚王有為國故為楚國子必射子

乃射養由基從其再發凡再盡殪殪死也言所

叔山冉搏人以投叔山冉以手搏中車折軾中晉

晉師乃止晉師乃止皆有過人之能晉人畏之

汪道昆子技藝過人遂能全楚

車而折其軾

○中丁仲反

經世鈔便與郤至不同敘得亦整暇

可親

同上此處忽接見

旌攝飲一段左氏

文每喜中偷間

如此然於此追奔

殺逐之時敘遣使

執攝之事方愈見

整暇之妙

鍾伯敬整暇二字

治兵之道無復易

此因思春秋每有

交戰戎馬間從容

詞今有禮有言無

非示整示暇正是

威敵之意

魏世倣用衆最難

得整齊間暇而論

勇尤佳

囚楚公子茂為郤至見

樂鍼見子重之旌晉樂鍼見

重之請曰請於晉

旌旄曰厲公曰

楚人謂夫旌言楚人謂夫

所見之旌旄

子重之

楚也日者臣之奉使而在

子重問晉國之勇楚子重

如何晉之勇

臣對曰臣對子

好以衆整言晉國好以整齊

曰又何如子重又問

臣對曰好以暇臣又對雖

好以衆整軍旅為勇

不可謂暇不可謂之

請攝飲焉攝持也

使行人執榼承飲榼飲

以踐整厲公許樂鍼

暇之言執飲之請

同上整暇一字須使

有本領若非識真奉

力定而於倥偬呼

吸之際敘此迂濶

不以之迹適自取

覆敗耳

孫鐵請攝飲焉攝

蓋是遣人代往也

按使行人執榼字

畫榼之為言益本

作益覆也

鍾伯敬子重於此

亦便有示整示暇

意

孫鏞上三字句此

四句是畧變文蓋

亦避大方

李笠翁鄢陵之勝

可與武同功然

樂鍼見子重之旌晉樂鍼見

楚人謂夫旌言楚人謂夫

所見之旌旄

子重之

楚也日者臣之奉使而在

子重問晉國之勇楚子重

如何晉之勇

臣對曰臣對子

好以衆整言晉國好以整齊

曰又何如子重又問

臣對曰好以暇臣又對雖

好以衆整軍旅為勇

不可謂暇不可謂之

請攝飲焉攝持也

使行人執榼承飲榼飲

以踐整厲公許樂鍼

暇之言執飲之請

造于子重往詣子

曰寡君之使使行

使鍼御持矛車右主擊刺持矛其職也

故云使樂鍼侍君而持矛是

以不得犒從者是以樂鍼不得親

使其攝飲某行人

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子重識其意乃曰

必是故也必以是言

不亦識乎不亦識

受而飲於禮乎

且而

戰而交戰自早且

見星未已至夜星出

子及命軍吏子及將

察夷傷夷亦傷也

補卒乘補益步卒

展車馬展陳車馬

唯命是聽復欲

晉人患之晉人

雞鳴而食雞方鳴而

唯命是聽復欲

晉人患之晉人

入乘去聲入乘去聲

繕甲兵繕治甲冑兵

展車馬展陳車馬

唯命是聽復欲

晉人患之晉人

雞鳴而食雞方鳴而

唯命是聽復欲

晉人患之晉人

入乘去聲入乘去聲

而厲公之霸業遂謀而苗賁皇徇苗賁皇乃徇曰蒐乘蒐閱補卒補益

後無以居之如聽僑如之譜而拒魯秣馬秣音末利兵脩利兵器脩陳脩明行陳固列固等列

公執行父聽公子之謀而殺三郤乃縱楚囚申禱申禱申重禱祝明日復戰與楚戰乃逸楚囚

反不為晉國之福也文子蓋知之矣穆文熙逸楚囚謂倉皇奔突以亂楚伍人喜得生無復鬪志故晉因而乘

陽豎獻飲於子反穀揚子反內豎子反醉子反飲而

不能見而不能見於王曰天敗楚也夫醉而不來乃

晉人楚軍晉入楚三日穀楚師夜遁弄其糧食范

文子立於戎馬之前范文子立於晉曰君幼進諫曰

諸臣不佞佞才也言何以及此何以僥倖君其戒

之君其謹成周書曰舉周書惟命不于常言天之眷

有德之謂此命于有楚師還及瑕楚師歸及王使謂

子反楚共王使人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謂先大夫

城濮君不在其時楚成王子無以為過言今共王曰

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云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

子反對王使再拜曰君賜臣死臣之卒實奔時子反為中軍帥

罪也此乃臣子重使謂子反令尹子重使曰初隕師

徒者言初時子重而亦聞之矣而汝也言汝亦聞盍

圖之何不圖謀其事令自殺對曰對曰子反雖微先大夫

自殺也王元美楚共身在

謝文海文子至此已辨一死然當象得意極矜之際眼看不得胸中按納

不下雖知無益聊自鳴苦衷而已

評楚言往日子玉初喪師徒而成王賜之死汝亦聞其事也欲使子反亦

自殺也王元美楚共身在

王元美楚共身在

兵間目且受夫乃

答子反而殺之亦

異於秦穆之不替

孟明者矣然終春

秋之世楚兵實強

於天下其亦以賞

罰行哉

汪道昆子玉子反

喪師俱令自殺楚

有典刑所以復舊

後子重亦以為吳

所敗憤恚心疾而

死

經世鈔王使止之

可知王初命是實

補注傳言鄢陵之

役齊魯衛皆後師

期不書

孫攬敘事簡錄以

有之言雖無先大夫大夫命側大夫謂子重也側子

側敢不義言已敢不側亾君師已有亾敢忘其死師之罪

王使止之共王使人止子弗及而卒使者未

戰之日戰于鄢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無咎高

衛侯出于衛衛獻公亦以是公出于壞墮

通於穆姜宣伯即僑如私通欲去季孟僑如欲去季

而取其室而取中將行成公將去穆姜送公穆

而使逐二子而使成公逐公以晉難告成公

曰請反而聽命且言請及後姜怒穆

公子偃公子鉏趨過弟趨過於前拊之穆姜拊曰

女不可言汝不以爲是皆君也是二子皆可爲君公

待於壞墮成公恐懼乃待申宮申重做備做或設守

而後行而後去是以後是以後使孟

獻子守于公宮此即上文秋會于沙隨晉厲公合諸

謀伐鄭也鄭猶未服宣伯使告郤犇僑如使人曰魯

侯待壞墮言魯成公不以待勝者觀晉楚之勝

郤犇將新軍爲新且爲公族大夫且爲晉之以主

東諸侯以主東方諸取貨於宣伯郤犇受宣而訴公

于晉侯訴猶諸也而有晉侯不見公晉侯

從

之

東諸侯

于晉侯

陳岳公不及鄢陵

委曲情多遂覺語

李笠翁宣伯通穆

姜脅成公以去季

孟當時季孟甚強

何不遂用之以去

此孽乎郤犇行詐

晉侯不見惡之潛

滋何時而已也

經世鈔姜怒婦人

毒甚幸其機猶淺

耳

補注傳言趨過見

偃鉏不知謀

陳岳公不及鄢陵

之戰且誣於宣伯

晉侯不察其實而信其誣是罪不在公故書以彰晉侯之信誣明我公之無罪

姜寶憂猶未弭當指喪君注國人從子臧非是下文又何必以公子為辭耶

孫鑣君卒而太子又見殺故云憂未弭

同上有罪即項上先君來總是辭命借語法

耳

諸侯雖有篡弑之罪侯伯已與之會則不復討前年會于戚曹伯在列盟畢而乃執之故曹人以為無罪

君唯不遺德刑遺失也言晉君

如字豈獨遺諸敝邑言豈獨以執曹伯之故而失德刑於敝邑敢私布之

伯歸不以名告傳

○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

鄭

伯卻擊之詠○附錄曹人請于晉曹人請命曰自我先

君宣公卽世三年國人曰人皆曰若之何將如憂猶

未弭將從子臧所謂憂猶未息而又討我寡君而晉

執曹伯歸于京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鎮公子謂

年逃是大泯曹也泯滅也言是大泯先君無乃有罪

乎言今君無罪而見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

諸侯雖有篡弑之罪侯伯已與之會則不復討前年

會于戚曹伯在列盟畢而乃執之故曹人以為無罪

君唯不遺德刑遺失也言晉君

如字豈獨遺諸敝邑言豈獨以執曹伯之故而失德刑於敝邑敢私布之

伯歸不以名告傳

○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

鄭

鄭見經將行成公將姜又命公如邠姜卽穆姜又命

西諸侯伐鄭之師皆我師次于督揚揚鄭東地不

敢過鄭畏鄭強故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

豹叔孫僑如弟也僑如為食於鄭郊聲伯為食師逆

於是遂作亂豹因奔齊為食於鄭郊聲伯為食師逆

以至聲伯或叔孫以必須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

四日不至聲伯凡食使者豹之介及晉逆既至

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豹之介○食

音嗣使而後食而後聲伯自諸侯遷于制田制田

去聲陽東諸侯伐鄭知武子佐下軍知武子卽以諸侯之

師之師遷屯于此知武子佐下軍知武子卽以諸侯之

師侵陳知武子佐下軍知武子卽以諸侯之

至于鳴鹿遂侵蔡侯侵蔡

師侵陳知武子佐下軍知武子卽以諸侯之

至于鳴鹿遂侵蔡侯侵蔡

魏世倣申守而行壞潰此時不殺宣伯與季孟俱少斷

經世鈔師逆以至聲伯或叔孫以必須所逆晉師至乃食又不食以待之申晉七日哭聲伯四日餓皆至性所秉不能強學附見豹於是奔齊故食其介

滙參前只渾言諸侯此處左點出某亦變文

補注傳言曹伯與僖三十年衛侯事同而書法異

楊升菴宣伯去季孟之計不遂於成公而欲行於卻鞏王元美宣伯比季孟於欒范者緣卻氏與欒范正不兩立故以此動之小人之術亦狡哉經世鈔有欒范三字便入卻氏左

未友

知營侵陳蔡之師未友

諸侯遷于賴上

諸侯之師遷于賴水之上

戊午

鄭子罕宵軍之

鄭子罕以夜攻諸侯之軍

宋齊衛皆失軍

將主與軍相失

故言

曹人復請于晉

上文已致請于晉故此云復請于晉

晉侯謂子

臧友

晉厲公以曹人重臧友故言若子臧友國

吾歸而君

而汝也吾子臧友

反

子臧自曹歸曹

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

出

子臧盡致其祿邑與卿之職守於君而不出仕

宣伯使告卻鞏

僑如又使人告

魯之有季孟

言魯國之有季孟氏

猶晉之有欒范也

政令於是乎成

言魯國政令成於季孟猶晉國政令成於欒范

今其謀曰

今季孟之謀有曰

晉政多門

言晉國政令不出於多門

可從也

不可從其命令

寧事齊楚

寧可事齊與楚

有匹而已

有死匹而已

腹又政多門語尤切於時故

蔑從晉矣

蔑無也無復從晉矣

若欲得志於魯

言若欲得志於魯請止

行父而殺之

請晉人執季孫行父而殺之

我斃蔑也

蔑孟獻子時留守公宮故

而事晉

而事晉國

蔑有二矣

無有二心矣

小國必睦

小國諸侯必皆親睦

不然

若不殺行父

歸必叛矣

歸必叛晉

公還

成公歸

待

待晉命

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

公使聲伯請季孫行

行父

而執季文子

吾與子國

言魯國苟去孟

而止季孫

對曰

聲伯

僑如之情

僑如之情

子必聞之矣

若去蔑與行父

若去仲孫蔑與季孫行父

是大弃魯國

是大弃魯國而絕魯國

同上小人之言井有條媿二可聽如此

補注季孫行父公孫嬰齊皆從公行史不書

罪寡若也而以魯國為有罪也若猶不奔若猶不奔絕魯國而惠微周

公之福而加惠微福使寡君得事晉君使魯君得服事晉君則

夫二人者則夫孟孫季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一子存於魯國

經世鈔妙在說得二人有關係事有魯國社稷之臣若朝亡之若魯早朝魯必夕亡魯必夕亡是夕

者如管召仇也請屬於他國以魯之密通仇讎以魯國密通於齊楚仇讎亡而為讎

得甘心之類是也言魯國亡而屬齊治之何及晉雖治之郤犇曰吾為

在此者如朝亡之魯必夕亡之類也對曰嬰齊魯之常

隸也嬰齊聲伯各自言魯之常隸賤官也敢介大國敢因介於晉之大國以求厚

焉以自求承寡君之命以請承奉也言奉魯君之命以請行父若得

所請君得所請而免李孫以歸吾子之賜多矣郤犇之賜於已亦已多矣又何

求他及范文子謂欒武子士燮謂欒書曰季孫於魯言季孫行

父之相相宜公成公一君矣君矣○相去聲妾不衣帛內無衣帛之妾○衣

馬不食粟外無食粟之馬可不謂忠乎其恭儉如此可不謂忠於魯國乎

信讓謂受僑而弃忠良謂執季孫之賢若諸侯何言必為諸侯之

所請私謀國家不貳四日不食以堅事晉圖其身不忌其

君辭邑不食皆先君而後身若虛其請若不從其請免中是弃善人

也是弃絕善人之請子其圖之吾子其圖度之乃許魯平欒武

子從范文子之言言乃許魯為平赦季孫赦季孫行父○冬十月出叔孫僑

如時成公未歸使國而盟之使諸大夫共盟僑如奔

補注盟辭見襄二十三年

危難不介然自立無所苟且必不能無所苟且必不能同上范文子生平

陳眉公行父所以得釋聲伯欒武子之力也穆文熙郤氏之欲

止行父蓋有中於欒范之言而欒范之出行父則此言

似又有方焉小人中人君子受中禍之成與不成厥有

命哉

胡彥遠穆姜指偃與鉏白是皆君也

蓋欲激公使逐一家非真有廢立之意

季孫歸而殺偃遺怒也不及鉏鉏幼公不忌也杜說非

經世鈔兩家皆是憤賊故合之易如此

同上諸侯之國豈不聞其所以奔何為而貴之豈衛亦有內淫

穆文熙剛愎膚淺至驟數自

穆文熙剛愎膚淺至驟數自

穆文熙剛愎膚淺至驟數自

穆文熙剛愎膚淺至驟數自

齊

齊如出奔齊

十二月季孫及郈犇盟于扈

晉救季孫行父故受盟以

歸

季孫歸

刺公子偃

偃與鉏俱為穆姜所指而獨殺偃者偃與謀

召叔孫

豹于齊而立之

近此七月聲伯使豹請逆於晉聞魯人將討偃如豹乃辟其難先奔齊生

一子而魯乃召之故襄二年豹始見傳書於此者因言其終不絕叔孫氏後

附錄齊聲孟

子通僑如

聲孟子齊靈公之母宋女也私通於僑如

使立於高國之間

齊二貴卿使僑如位於高國二卿之間

僑如曰不可以再罪

僑如自以在魯淫于

穆姜得罪不可在齊再

奔衛

齊奔衛

亦間於卿

亦終言僑如之佞

與單襄公語

郈至與周卿單襄公語驟稱其伐也郈

捷于周

單子語諸大夫

單子語諸大夫

單子即單襄公語周

曰温

單子即單襄公語周

季其也乎

温季即郈至食邑於温季其位於七人之

下

郈至佐新軍位在八

而求掩其上

稱己之功是怨

之所聚

衆所共怨

亂之本也

此召禍亂之本也

多怨而階亂

積怨既多是以怨所聚

何以在位

何以久在其位言必凶也

夏書曰

舉夏書

怨豈在明

言民怨豈在於明明之時

不見是圖

不見細微之時也當及其未見

今而明之

今郈至顯

將慎其細也

將自其細微而謹慎之也

往取敗而不自知温季其可為鑑哉魏禮郈陵之捷郈氏益驕驕而至於掩王范氏益退退而至於祈死兩人器量見識所差萬里卻亡而范輿有以哉

季其也乎温季即郈至食邑於温季其位於七人之下故云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稱己之功是怨之所聚衆所共怨亂之本也此召禍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何以久在其位言必凶也夏書曰怨豈在明言民怨豈在於明明之時不見是圖不見細微之時今而明之今郈至顯怨豈其可乎言不可也為明年晉殺二郈傳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三十

首靖公文春林特司錄末古新向請臨勝卷之三十

卷之三十

公塔其四半

其四半

其四半

其四半

其四半

其四半

其四半

凡若
甲不
乙不
丙不
丁不
戊不
己不
庚不
辛不
壬不
癸不

